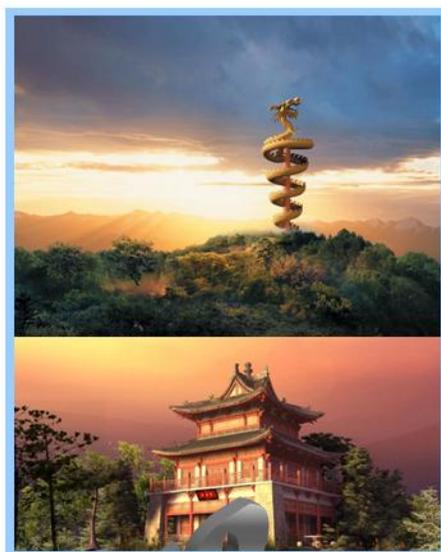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零年八月第一百十九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10*



119

- 金陵16人詩選
- 福清4人詩選
- 非馬：雙語創作



# 目錄

## No.11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b>詩創作</b>		
鄭玲	石像的尊嚴／黃禮孩在何處	3
方明	糾葛隧道	3
向明	地水火風／婆娘說／求籤	4
塞遙	詩-1／詩-2	4
朱鎮西	瓶子／三個孩子	5
遠方	寫給“五千年文博園”	5
達文	這輛車，火是我的	3首 6
謝勳	淨心／砂浴	6
千瀑	西貢河的流水	6
明迪	空房子	二首 7
銀髮	夜來風雨聲	7
劉虹	台灣行草	7
王克難	牛荊薊	四首 8
林明理	愛無疆域	二首 8
何素碧	在黎邊村撿拾歷史的碎片	8
王茜	朗讀者	9
柳青青	烏鴉的傳說	9
魏鵬展	Sex and the City	9
杜風人	義肢	10
蔡可風	靜	10
西楠	混蛋，或者貞節之血	10
古松	法官的禱告	11
雪陽	人	11
伊尹	心情五帖	11
冬夢	從詩道出發	12
陳葆珍	那個門口	13
資中華	小丑的攝影觀	13
方浪舟	福建，我為之哭泣的地方	19
刀飛	詩的聯想	20
李斐	寫一位女畫家／代寫	21
林小東	布白	21
長篙	人魚傳說	三首 21
彭國全	電線／電燈／沙漠乾涸的河	21
王露秋	過渡	三首 22
余問耕	一年	22

夏野	光燦燦的夏天最寒冷	22
嚴力	垃圾／門和鑰匙	23
施漢威	過會安	23
蘇清強	大地母親，你好嗎？	23
宋非	西藏組詩	24
秋夢	夜蒼蠅	24
仲秋	塗鴉的藝術	25
桑克	倒春寒	25
小海	約定	25
李雲楓	霧落的時候／子夜的酒吧	26
包苞	在街上	26
世賓	地球就是我們的家	26
陳銘華	毋忘我／唯心論／中山陵	27
落霞飛天	愛的哀章	27

金陵 16 人詩選 14

福清 4 人詩選 18

### 譯詩

非馬 雙語創作：瓦礫下的天空／  
遲到的悼歌 27

馮冬 洛爾加詩兩首 28

木石心 托馬斯·哈代詩 2首 29

### 評介

張索時 詩的作用 30

向明 寫詩不可以亂套 31

冰花 非馬〈醉漢〉詩賞析 32

毛翰 《馬立鞭詩論精粹兩百題》  
讀後 33

劉耀中 沃茲涅先斯基 34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五千年文博園剪影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苞 (甘肅)  
王克難 (爾灣)  
林明理 (高雄)  
伊尹 (洛杉磯)

■鄭玲

## 石像的尊嚴

一尊廢棄在地的石像  
從山上走下來  
深夜裏穿城而過  
他的手撫著胸中的劇痛

那些躺在墳墓裏的  
古羅馬古埃及的英雄  
是被文藝復興的狂飆喚醒的  
我們的偉大的殉國者  
是被誰驚起的？

他是來看他的故居的  
他聽到某種風聲了  
今夜的月光  
仍然灑在他橫刀立馬的戰場上  
而他的故居已經面目全非了  
世俗以平庸包裝壯麗  
為他“重鑄金身”  
用假金假銀  
將它改造得一派華貴  
這哪還是他的鐵血雄魂  
簡直是帝王後宮的總管

這為了什麼  
為了招徠遊客  
金錢是個暴君  
總是企圖用自己的形象  
來塑造英雄  
把自己和別人一道欺騙

將軍的尊嚴被侵犯了  
可以蒙塵 決不願蒙羞  
掉頭就走  
他此刻的面容

閃耀著沉默的冰雪之光  
隱身到石像的碎片中去了！

■方明

## 黃禮孩在何處

禮孩在何處？  
身在邊緣  
心在中心  
他不讚美天堂  
也不詛咒地獄  
他只和塵世熱戀

禮孩已過了放花炮的童年  
但在寥廓的夜空中  
人們望見一片燦爛的焰火  
從中國的南方升起  
那是禮孩發射的  
——《詩歌與人》

禮孩是什麼模樣？  
一個憨厚的誠實的大男孩  
面帶羞澀的微笑  
是能與一切生靈做朋友的人  
別看他平日深潭般的靜  
他行動起來的時候  
那種負重 那種神速  
就是大象 就是山鷹

禮孩想念著什麼？  
想念不朽的《華爾滋》  
他不會跳舞  
而靈魂裏縈迴的  
儘是施特勞斯的旋律  
他也想 用他的詩  
把灰綠色的渾濁的多瑙河  
化作永恆的藍色

2010年4月于廣州

## 糾葛隧道

微型世紀。人類愈來愈擅長在精密  
工場內複製相同指令的電腦，然後  
在顛倒日月的時分裡剪貼私密的情  
緒供人瀏覽。

虛擬的歡愉在液晶的銀幕上流動，  
這裡可以徹底販賣各種乖僻的慾望  
，情色援交暴戾偷竊透過網路的交  
媾使孕長成龐碩的怪獸。

（上帝無須愕然）

眾人對著囚禁的空間疾鍵表象的協  
諧，心中慶幸這第二張臉具遠較真  
實寒慄時更藏拙尷尬的規範。不爽  
快時也可移花接木的詆訾或修飾容  
顏與身段去參加一個求愛的盛宴。

（上帝無須愕然）

無數狙擊手頻頻佈局美化盈充奇幻  
音影的世界，誰該來喝采這種沒有  
刀光鐵齒的陷阱，而我們卻心甘情  
願在這速度過急幻化的灣域裡相互  
取暖。

（上帝無須愕然）

親過親情近過鄰舍且無休守候你驟  
然的叩啟，讓那無垠的探索與誘疊  
直到靈魂僵化而腦波掃描不出愛慈  
與憐憫。

（上帝無須愕然）

2010年寄自台北

## ■ 向明

### 地水火風

地以龐大的身軀  
向更龐大的海洋撲去  
真是自不量力  
白堊紀的那一次陸沉  
史上便記有這樣精彩的過程

水，本不好惹，每每  
天公只不過打了個噴嚏  
一場大雨便要地裂，要山崩  
一心想將  
凡打扮得美麗的徹底毀容

路過的闖蕩者  
風，也常常不甘雌伏  
火，火大得更蠢蠢欲動  
為搶地盤不時來次暴君焚城  
他們總是煽風點火合作完成

什麼跟什麼嗎？  
天下大亂，原來是  
大家依賴的四大元素  
一個不服一個  
也在四處相互鬥爭

### 婆娘說

我那好心的婆娘說  
你該把自己打一個結  
綁在兒子那放飛的風箏上  
至少在天空虛晃幾招  
讓老娘看看  
除了當電腦宅男外  
還有沒有在真實世界  
浮沉的膽量

我的頑固如鐵砧  
從不知婆娘好心的輕重  
只知鑽在谷歌千萬條隙縫裡  
搜尋一處地方適合側身躲藏  
常去臉書裡和一些不三不四的  
變臉者鬼扯  
偶而從滑鼠嘴裡嘔出幾首歪詩  
便會四處走告，飛入雲端

### 求籤

——給各路神靈

搖晃著一隻靈頑的竹木籤筒  
閃亮著廟祝的香火手印  
以及求告者許諾的虔誠  
緊抱的兩手也抖顫汗淋

各路神靈呀！你們都很忙  
應接不暇，香火鼎盛  
大智者對自己失去信心時  
也靠你手下的一支竹籤敲定

而緊抱你的兩手，也許乃  
飛得太高，迷途的一隻鷹隼？  
倒掛懸岩邊即將捨身的一莖草葉？  
眼看巨輪立馬輾壓過身的一群糊塗蟲？

這都不算什麼。這都不值得  
勞你來卜告它們未來的吉凶  
納悶的是你們的語言，永遠  
躲閃含混，模稜兩可，難以認真

你們永遠在扮演先知  
永遠在自認是神靈  
永遠高傲地主宰別人的命運  
以幻像愚弄，欺騙盲目的眾生

各路過往的神靈呀！  
如果真的要大顯神通  
去掉魔法師的偽裝吧

## ■ 塞遙

### 詩-1

她們聚在一起。嗑瓜子，交頭接耳  
用手指頭遮住鼻子吃吃笑  
她們熱愛生活，關心鄰居。好心腸  
她們心領神會，加深生活的內涵  
她們沒有惡意，顛覆不了世界  
幾個統一的個體，事件的搬運工。  
她們各自回家了，留下一堆瓜子殼。

2010年1月

### 詩-2

這個人是危險的，一聲不吭，頭髮很黑  
他走過的地方，寸草不生  
這個人想必失業了，臉很骯髒地四處走動  
看看櫥窗，看看天線，看看一隻鳥  
停了一會兒，又飛走了。  
這個人沒事幹，摘光所有的葉子  
他盯著廣場上的石膏像很久了  
眼睛裏揣著刀子  
這個人笑起來很快，像一隻兔子，一閃  
隱入草叢，沒有人看見。  
冬天的風吹來他嘴唇發紫脖子猩紅  
媽媽們慌慌張張跑來了拖走所有的孩子  
只留下他，在廣場上。這個人越來越  
危險……

2010年1月紐約

深盼我們的誠意能換來真心

不要以搖落的籤枝製造虛假機率  
編造出的千篇一律偈語怎能當真  
切勿以嚙語或啞謎裝作高深  
我用滑鼠一舔即能識破一切底蘊

2010年寄自台北

## ■朱鎮西

### 瓶子

啊 我們已來到  
你對著諸天  
——高喊——

準備了瓶子嗎  
——把淚海裝下

哦 先知  
跟著你細小而又巨大的步履

——能否  
把我們救起

### 三個孩子

新聞：女死，父母抱屍滔海

啊永恆的一幕  
你們跳進了大海

在千丈懸崖之上  
在張開巨口的海洋

無用的日輪照例掛在西天  
人蛆照樣在糞便裏爬行  
偉人們依舊在歌唱——  
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哭禱

躲開了  
登上聖保羅大教堂了  
遺棄了  
或封閉在罈子裏  
聖女們在濕漉漉的水中打撈  
飲著孩子醉了

草尖戳穿了他們的肉  
螞蟻一點點地把掛在樹上的棄嬰搬走  
哦殺人犯們

你們載著玻璃眼睛  
橡皮胸套  
你們被說成  
是白雲和土與星星

——總懷疑  
我們這軀囊是從何處來的

啊你們 ——  
海峽那邊的父母  
你們不是從空路上來  
你們相互的目光從來沒有離開  
你們的靈與肉也從未生分  
就像是那個  
皮包骨的  
騎向黑暗極地的男人

是你們  
捧著孩子的屍骸  
還是孩子帶領你們  
一躍  
沉到地之最深  
而升到天之最高  
你們  
沒有回歸塵土  
不讓死板的送殯的行列去墓地

頭一回  
你們曾被判為有罪者的  
天庭的守門人

——不阻擋  
不呵斥  
——讓小孩來到這裏  
天國裏正是這樣的人

上帝  
沒有從他們的眼裏推開你們  
你們的額頭上還沾著海水

你們三個孩子  
生死不離

## ■遠方

寫給

### “五千年文博園”

呵——  
五千顆寶石  
綴成一串  
就這樣莊重地  
掛在這巨大的胸前  
紅寶石、藍寶石、祖母綠、貓兒眼……  
我驚歎于入目的輝煌璀璨  
她們各自折射著  
奇特美妙的光譜  
各自作匠心獨運的閃爍  
卻用共同蘊含的魅力  
用共同凝聚鍛打的信念  
向世界  
向今天向明天  
誇耀一個偉大國度  
既古老又青春煥發的容顏  
展示一個民族對復興  
對崛起的渴望、決心和實踐  
印證歷史的必然  
呵，五千年文博園  
文博園，五 千 年

2010.5.28

伊甸園的林木散發著清香  
鳥兒飛到了樹梢

千萬年濤聲不息  
一個孩子  
對著空空的山谷  
在唱在叫在喊  
——我愛你

2010年寄自湖南

## ■ 達文

### 這輛車不是我的

“這輛車不是我的”

我把笑容  
擠出一點點

“我不知道 它的形狀  
什麼時候來過 甚至  
它是否存在

也不打算  
判斷你  
迷惑的程度”

我翻了翻  
我自己  
又陌生了一次

我實在無法  
讓你看  
我的陰鬱

## 閱 讀

坐在時間中  
緩慢地  
我陷進黑暗

彷彿逐漸散去的煙  
再稀薄  
也無法重新清晰

## 偶 然

別脫我褲子  
我結過婚了

## ■ 千 瀑

### 西貢河的流水

應該還有些被碾壓過的  
薄薄的

魷魚辣醬那樣的味道和記憶——  
那是昨夜，還是更早的以前？  
黃了濁了的西貢河的流水啊  
哪一頭是前世哪一段是今生？

你側身指點遊船去處  
我暗自默誦別離人的詩句  
三十多年一個等長了鬍子，一個

鬢髮已漸灰。我看到  
水鳥在白色橋邊低飛盤桓  
我已能目睹牠們最後的結局  
流水裏彷彿救贖的身影——  
雖然，漂流物有時也會來到這裏  
在河邊，聽水流小小的心跳  
和水草們一起，繼續  
沉默。繼續守口如瓶。

2010年5月13日西雅圖

他迷迷糊糊地說

是嗎  
那我等了你的  
這些年呢

夜不回答  
把窗  
又包紮了一層

2010年洛杉磯

## ■ 謝 勳

### 淨 心

我凝視，那一海的浩瀚  
從水中拔起的千古嶙峋  
搬演天地間無常的必然  
如露，亦如電

我聆聽，那反覆轟隆的浪濤  
以對決的氣勢衝岸的波白  
道盡多少落寞的英雄物語  
如夢，亦如泡影

我沉澱，從遠方帶來的  
層疊積累的塵念  
如穿梭在岩石間  
那些海鷗的自在輕安

### 砂 浴

我遲疑地  
和著衣躺下來  
把身子交給  
一方淺淺的地穴

為我穿上  
幾層砂的溫暖  
將我的手腳  
禪定在大地裡

只留下我的頭  
反觀貼身的砂粒  
細數青春匆匆過境後  
留下的坎坷記憶

那些的起起伏伏  
是小圓丘，是矮樹叢的  
大好江山，原來也是我心靈  
庭園的縮影

我，跟——本就是一座  
活生生的枯山水

## ■明迪

# 陰曆八月十六從聖 芭芭拉回洛杉磯途中

有一段路向東，很長。月亮  
在正前方，很圓，很多心事。  
沒有一點暗處能隱藏，於是  
平鋪直敘在○形之中——  
轉了36圈才敘完一個開始。

之後，他將把黑衣穿上，一天遮一點，  
直到身體全部蓋住，只剩下一  
一條細密的弧線。然後再一點點  
脫下，直到全部敞開，就像現在這樣  
坦白在我面前。眼睛裡的往事

已流成今晚的潮汐。沒有風吹，只有草動  
的煙霧——愛一說出口就被吸進去，  
不知要過多久才會出來。而靜，  
也開始流動——留下明亮的唇印  
懸浮在空中。就像那天面對面，兩個物體

從陰陽兩極，以S形互為滲透，  
幾小時後，呼出一個完整的結構，  
如一輪滿月——幾乎看不見  
唇之間比山路還彎曲的裂縫。愛  
在裂縫中，生息。

## 空房子

臨走前，他送我一個錫鐵盒。途中  
一些綠色飛了出來（想像打開後），  
從九月一直飛落到平安夜。冬天的寒氣  
在秋陽里飄散。假設一個“關”的

動作之前，我猶豫該把什麼放進去，  
傻呵呵的笑，還是淚眼模糊的幾秒鐘？  
那些綠色本來線條清晰，捲縮

## ■銀髮

# 夜來風雨聲

誰這麼急  
冬夜  
頻叩我玻璃的窗門

肯定不是詩人  
愛倫·坡的那隻烏鴉  
肯定也不是海地地震後  
無家可歸的亡魂

那麼除了風雨  
難道是  
仲夏夜差點被我撞個正著  
從我車前一閃而過的  
那隻野鹿

我當然不會讓風風雨雨  
進來  
弄濕我多夢卻溫暖的睡房

01-25-2010 北卡

在一起，比一首詩還細密，只有用

同夜一樣靜的心情去泡開，才能品嚐到  
原味。而他說，噓——，裡面是空的。  
他已計算出三個月的時間足夠我飲光  
綠色能夠複製出的所有幻影。最後那點

苦澀之後，停留在舌尖的不是甜，  
而是淡忘。匡當一響的是記憶給愛壯膽  
不信你把盒子拋到機窗外，所有的期待  
都和天空一樣，無聲，無色，無息。

(2009.10.)

## ■劉虹

# 臺灣行草

## 在國父紀念館

天下為公。從此不再  
君臣父子  
不再跪著。不再  
仰視，也不俯視  
比肩而立的，都是  
兄弟姐妹了——

當我們都站著時  
才量出  
你的高來。

## 日月潭悵望

有一種眷戀，是絕望地離開……  
這是四月，日月潭靠月的一面

陽光撒一湖鍍金的笑聲  
粼粼碧波如美目盼兮，探出霧幔

遊艇碼頭筆直地插入人的主題  
——像你，不由分說地到來

就讓山色賴在水底，溫柔又  
蠻橫地佔領

邀春天投湖——就讓這兩汪媚眼

僅僅氣味相投，就把叩問省略  
而窮盡深度，也難敵流水的決絕

如今，誰還像這個湖醉心于高處  
高處的事物於日間鏗鏘，月下和解

有句詩因此出口就失足。有些心事  
像湖畔開瘋了的蝴蝶蘭……

2010.04.09-04.15 臺灣行歸來

## ■王克難

### 牛荊薊

一次站立  
現在完全被砍伐  
為了製造自己的氣候  
根附近  
火在燃燒  
繼續到最後

### 奇依亞

原野之後  
夏天的酷得以保持  
千隻手尋找花  
她追隨自己水族館的禪語  
戀愛又失戀  
從不與霧相混

### 藍飛燕

星星神奇  
做幻想字典的夢  
愛丈夫與孩子的名字  
跳自己的舞直到精疲力竭  
無線電和手機  
高速公路上獨一的眼光  
新世紀的民俗

### 希望草

銀色與燕子  
完全的純淨  
陽光與爆米花  
完全混淆的隱喻  
沒有介詞 沒有冠詞  
大地可以耕作  
還有無盡可爬的山

寄自爾灣

## ■林明理

### 愛無疆域

對愛情有時同樂音般  
一個音符輕起  
宛若整個森林在旋轉  
在沒有疆界之處  
時間是唯一會呼吸的海洋  
愛人啊，可曾將一切痛苦  
一針一針地縫合？再穿上肺腑的冰雪  
即使切切的流泉  
也是歌聲亂，顫顫索索  
迎著低斜的紅太陽  
誰說愛情是有希冀的方向？  
是找不到真理的天堂？  
是為愛而生的力量？  
是絕對的孤獨，無法呼吸的想像？  
如果可憫也算上相對的悲歡

愛情是宙斯沉默下急遽的心律聲  
是一個夜夜聽到馬蹄  
都會屏息以待的荒唐  
是比星月還第一  
游向遙遠無終的海岸

### 夜裡聽到礁脈

——那一定源自海的髮梢——  
飄遊著，  
白的夜，比它更稠密的水  
顫顫地在冰天裡迴旋

湖面是一岬山影相疊，  
映著斑嘴環企鵝的儀隊  
在酣眠，一隻白鯊縱情  
遊弋于未經探險的深礁；

我不禁循著灣邊和老樹叢  
諦聽著，  
這模糊中的藍灰的綠

## ■何素碧

### 在黎邊村撿拾 歷史的碎片

在黎邊村撿拾歷史的碎片  
我看見村前的碧波  
蕩漾村後的山色  
空朦中汽車從兩邊生出翅膀  
黎邊村端坐在秋天的中央  
古樸平靜如一個老人  
在門口曬著太陽  
咀嚼著昔日黃昏的榮光  
把過期的輝煌守望

一條條小巷向歲月深處走去  
幽怨的左手擦撥前朝的音符  
落魄的右手書寫明朝的故事  
正身為今日留白

幾聲犬吠驚破荒蕪  
撞響青石板寂寞的夢  
久遠的窗扉傳出隔世的回聲  
鳩佔鵲巢  
幾叢雜草在高牆的縫隙紮根  
青鬱了班駁的時光

前照後靠左擁右抱的風水  
依然躲不過季節的輪回

2010年寄自佛山

瞧，星星也已連動；

而各處的風，滿地的葉  
彷彿一起呼號  
只有人類錯誤的迷失，不驚不響，  
我的追尋、執著與愛的力量；

緊跟著風  
——許會在未來，端視海洋！

2010年寄自高雄

## ■王茜

### 朗讀者

朗讀者

是一個年輕的單身女人  
她在夜晚朗讀詩的嗓音  
已變得有些沙啞

她的背脊上閃爍著  
白天伏案工作  
帶來的隱痛和不安  
她試圖，用低沉的沙啞  
撫慰身心的疼痛

她困倦地念誦著：  
“奇跡和道路”  
幾乎，睜不開眼睛

然而年輕的單身女人  
卻因此看到了“光”  
而今早泥土中  
金色的雛菊  
也在困頓中綻放

像一個微弱的奇跡  
朗讀，點亮她孤獨的夜晚

朗讀者和年輕的單身女人  
一起朗讀著  
她們僅僅是為了  
用傷感的聲調  
伴著詩中的愛  
找尋  
一個無始無終的尋找

像一隻性情溫和的驢子  
她們在閱讀的目光中  
找到了仁慈

2010年寄自北京

## ■柳青青

### 烏鴉的傳說

一隻烏鴉  
蔽上眼睛  
瑟縮在一片原始黑森林  
的心  
深處  
不知幾十萬年

傳說有一天  
鴉驀地衝上夜空  
愈飛愈高愈遠愈大愈飛  
把閃爍的星星  
一顆一顆地啄食  
兩片翼膀把月兒的臉蛋  
壓得發紫  
後來月就沉沒在  
黑漆漆的不可知裏  
剛剛睡醒的太陽  
還沒有打開雙眼皮  
露出魚肚白  
就讓烏鴉咕嚕一聲  
不明就裏地給吞下鴉肚裏去  
再也沒有一線光明出現  
再也沒有一線光明出現

就這麼一黑  
整個世界  
就好像給搬進棺材裏  
活在既樂得眼不見為淨  
又充滿恐懼的  
安祥裏  
不知不覺  
時間就這樣無聲地神祕  
不知過了幾個世紀  
到得後來烏鴉白了頭  
食古不化  
穿腸爛肚  
星星月亮太陽  
才從混沌初開內裏  
蘇醒出來  
從此  
月兒羞澀常常半掩面  
太陽氣得滿臉通紅  
星星

## ■魏鵬展

### Sex and the City

黑沉沉的都市夜空看不到一點星光  
模糊的霓虹燈間又襯著橙色的燈  
啤酒杯中的泡沫留有紅唇的餘香  
血色的高跟鞋  
拐過急彎不知多少燈柱飛過了  
一點點紅光碰到悠揚的歌聲  
身體的重量麻木了  
掌心接觸到肌膚的滑嫩  
忘了應到的方向

2010年7月18日香港

不斷閃避追擊  
迷離地  
若即若離  
卻又不離不棄

這一段沒個知發生了什麼事  
的歷史  
史學家黑不可耐  
就糊裡糊塗地  
把它叫做  
黑暗時代  
用一隻烏鴉的屍體  
把無知蓋住

怎麼我心深處  
也有一座森林  
今夕何夕  
一隻烏鴉驀然兀起  
我一時把持不住  
一團黑雲  
愈捲愈大  
向星空飛去  
向傳說飛去……

2010-06-23 加拿大

## ■杜風人

### 義肢

一個汶川的爆破又一個玉樹的地雷開花  
在恐怖的年代 不只是金融會海嘯  
連叢爾冰島也怒火中燒的天吼  
大地全球化的熒屏佈滿了人彈

震撼多少塊驚悚的魂磚魄瓦  
唯獨鎮坐獨尊的神州瀚海  
萬川匯流歸宗獨一主旋曲的板塊  
板上雕譜主流四個大字 感謝國家

而境外化外的玉樹鎮古寺等藏廟的  
五百僧侶 在現場第一時間  
傾巢而出 他們用手刨鏵挖  
被屏蔽中的一刨一鏵 挖出來的是  
五百塊肉做的心磚啊

且玉樹又見豆腐渣 啊不  
是我酒後釀糟造的謠  
鄭重道歉並吞回傳訛的假騙

在災字當頭的世紀 蘆葦也失身於標竿  
終南山莊的石碣也懼怕牢獄之災  
我惺忪醉眼 六朝煙水酩酊  
烏衣巷口夕陽斜 左傾右斜  
佈滿裝上義肢的 機密的風  
敏感詞的雲 以及霧中的真相

言簡意賅的毒與獨字同音 不敢碰  
祇因為無獨有偶的毒奶粉和毒疫苗  
豆腐渣軋壓下 華夏子孫斷代的  
死亡數字是機密 獄中的譚作人  
艾青的獄外兒子艾未未  
站在豆腐一邊的名字\*  
調查機密真相也是忌諱的敏感詞

八十年前魯迅的長歌當哭  
山河在的當下 痛定之後

我聽到了靜  
靜的聲音  
在空曠  
在幽深  
得沒有環境的  
地段  
我被誘惑著去  
思考 沒有命題  
沒有結論  
漸入 沒有負擔

靜  
頓然 發出聲音  
回旋在  
瞬息和永恒之間

2010/4/14 NY

不但不能思痛且不准哭  
裝上義肢的斷代母親啊  
只許妳獨唱一曲天涯絕唱

我短歌當笑卻笑不出來  
唯我獨樽 斟酌星月  
獨釣 盈杯搖晃的機密敏感詞

萬萬沒想到 上鈎釣上來的是一  
一尾活蹦蹦而魚肚白中  
有一條殘缺而解不開的心靈密碼

為什麼一個有良知真正的詩人  
他們不會包裝自己也不會下跪  
他們赤裸裸的言與行  
都異於真正的正常人

總是腳高腳低長吁短嘆  
連無常彆扭的詩句  
也是東歪西斜的

酒誌：吾愛吾土，以詩救贖，以酒  
代淚，醉祭華夏子孫天國之靈的冤魂。

\*“站在豆腐一邊”——村上春樹  
語，是站立弱者一邊。

June 1-2010

## ■西楠

### 混蛋，或是 貞節之血

就這樣喧囂，嘶吼著  
從一排排貧瘠的村落  
到皮條客討價錢的城市中心，無可否認

你是個十足的混蛋，或者說  
月光刺眼之夜  
少女未曾流出的  
貞節之血

把煙點燃，煙圈勾勒出  
最乾淨的肺部，用最後的純情  
把玩妓女的風騷，歲月的沙塵暴  
咆哮在流浪歌手的腳踝處  
青澀的喉管高唱著  
聞所未聞的污穢

於是你是個十足的混蛋，或者說  
月光刺眼之夜  
少女未曾流出的貞節之血  
甚至連性別也混淆  
哭與笑糾成麻花  
咬在嘴裏分不清，這滋味  
那滋味，嘴唇  
還是不是嘴唇  
還是最忠實的語音信箱  
誰留下過什麼，記載一台戲  
亦或根本沒有戲

他們與她們  
也從來不曾弄清，這就愈加顯得  
多餘並篤定  
你就這樣喧囂，嘶吼著  
從一排排貧瘠的村落  
到皮條客討價錢的城市中心

2010年寄自倫敦

## ■古松

### 法官的禱告

隨你步回內庭的是滿腦子疑惑  
袈裟在急步中舞動  
習慣了氣定神閒的角色  
背後卻有喘著氣的微笑  
內庭裡你找回失落的自我  
鏡子裡嘲弄的眼神予予①  
每一個角落都是低迷  
陳年袈裟釋出的氣味瀟灑  
是誰在股掌中玩弄  
那一籃子的莫明②

法官 你的名字充滿忐忑  
有罪與無罪無非都是一念間的主觀理解③  
滴出的鮮紅豈止是縷縷的淒涼  
上天的審判離我們仍然很遠  
誰能在奸詐的人性中  
真正作出持平的判決呢④

主啊！全能的上主  
原始的法制被愚弄  
扭曲成千絲萬縷的複雜  
說什麼勞什子累積的智慧  
莫非都是狡滑人性的反射  
莫非都是為自己開脫的藉口  
求你在我謙卑的思考裡  
給我一點兒光芒⑤  
在一切疑點之外  
照亮我無私無懼的心扉

①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審判》中，批評法律工作者像用一層神秘的面紗把自己的行為包裹起來，強化他們在法律中的特權地位。

②疑點(doubt)；合理疑點(reasonable

## ■季陽

### 人

一分為二  
上半身  
下半身

三種分法  
脖子  
腰  
眼睛

05/29/2010

doubt)；疑點的利益(benefit of doubt)等，都是在審訊中一連串需要明確澄清的問題。麥克·安德信(Mark Anderson)就曾在評論《審判》中說：罪惡是由法律機構生產出來的，而不是由它發現的。

③心態(State of mind)：聆訊中法官的心態至為重要，常影響定罪與否。波斯納法官(Richard Posner 當代美國大法官)說審判K的法律是變得瘋狂了的“自由裁量司法”。聆訊中法官的“心態”(主觀心態)無從捉摸。

④勒尼德·漢德法官(Hand)在他的著作《The Deficiencies of Trials to Reach 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26中就曾這樣說過：“……在這麼多年的經歷之後，我必須這樣說，作為訴訟中的一份子，我對法律訴訟的恐懼幾乎勝過了除疾病和死亡之外任何其他事情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害怕對案件無法持平而造成的錯判。

⑤卡夫卡在《審判》第九章敘述K與神甫討論“在法律面前”時，提到的守門人後面那閃耀的光芒。

2010年寄自香港

## ■伊尹

### 心情五帖

1  
我把自己的心情  
裝在一個盒裏  
拿到郵局去  
貼上郵票  
直到看見它和別的信件躺在一起  
我才放心轉身離開

2  
已經兩年沒寫日記  
如果每次都記下不愉快的事情  
只怕有一天會沉重得  
就連日記本也不能  
負荷

3  
回家的路上  
電台播著一首熟悉的歌  
歌詞旋律依舊  
只是外面的風  
不再如舊

4  
黃昏過後  
圖書館外行人漸少  
影子甚至被拉得有些歪歪斜斜  
而館內的人  
寧靜得有些可怕

5  
後園有三棵芭蕉樹  
兩棵在南  
一棵在北  
除非枯死了它們才有機會相聚  
否則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2010年洛杉磯

## ■冬夢

### 從詩道出發

——記下安徽安慶第13屆文  
博園國際詩人筆會的點滴

#### 合肥機場未見詩會接待人員

航機左搖右擺的  
急急著陸  
滑得陳銘華和我的心情  
七零八落

左方是國際航班的出口處沒錯  
右方是內陸航班的出口處也對  
為什麼  
偏偏沒見有人來相認

#### 再晤楓姐

黃梅熟了  
一劇一曲  
盡在  
心間繞樑

楓樹紅了  
一葉一枝  
開遍  
滿園詩花

後記：與王楓大姐出席安徽安慶詩會期間，一齊欣賞大會提供著名演員、歌唱家演出多齣黃梅劇曲。

#### 雲鶴贈書

沒有貓的長巷  
慎防  
鼠輩橫行

沒有詩的城市  
珍惜  
字字千金

\*菲律賓詩人雲鶴新詩集《沒有貓的長巷》。

#### 聽濤 ——有贈詩人王濤

詩是大海  
容許  
我們一生聽濤

窗別關上  
我們沒有意思  
離開

\*王濤，馬來西亞著名詩人，我的好友。

#### 天柱之山

一柱擎天  
雄偉的峰巒  
盡覽阡陌水田

擎天一柱  
引得南雀北鳥  
愈飛愈高

#### 我在九華山用手機傳了 這首短詩給妻

山道再陡  
林木再高  
我的詩  
仍然通行無阻

寺院多煙  
深山多霧  
你的笑  
依然清脆自如

#### 佛睡千年

我頂著文博園五千年的陽光  
來看您  
冒昧地替您拍了這張照片

多希望您此刻可以醒來  
讓我聽聽您的佛偈  
讓您唸唸我的詩

#### 黑白分明

屈原古時的鬍子未免太黑  
吳岸現代的鬍子還真太白

鏡頭下  
何必刻意將他們  
介分得那麼  
黑白分明

\*吳岸乃馬來西亞著名詩人。

#### 天臺寺住了一隻吃素的貓兒

小和尚跟我說  
這貓兒是吃素的  
住了三年

難得貓兒紅塵看破  
一道袈裟  
誠心向佛

#### 天臺寺在煙霧迷漫中不見了

一晃間  
天臺寺在煙霧迷漫中不見了

我呢  
我的詩呢

#### 午遊宏村

春暖不如水暖  
輕風不如清風  
送爽，有關係麼

一群呱呱大叫的鴨子  
樂得  
在人工湖中輕鬆暢游

#### 路過賽金花故居

青樓名妓賽金花的絕藝  
想必  
都隨風的歲月  
散失無蹤

只見萋萋芳草的歸園  
詩跟我同樣  
拒於門外  
滿目蒼涼

### 初登黃山

拾級而上  
一株株興奮的蒼松  
有些望天  
有些探海  
有些真的是歡迎我們

氣喘喘的  
我終於可以坐在石椅上  
呼出的一口氣  
真怕  
將蓮花峰頂上的雲  
吹走

### 黃山遠眺

山將水縮小  
水將田縮小  
田將人縮小

詩是唯一  
百倍千倍  
被我放大了

### 唐模有見

唐模不唐朝  
水口依欄  
滄桑歲月如歌

唐朝不唐模  
古樹小橋  
美絕呼應似詩

### 見包公祠內的刀劍有感

合肥的包公祠  
放有三道鋒利的  
刀劍

## ■陳葆珍

### 那個門口

——重訪 1518A 病房有感

一道生死界  
橫在門口  
多少生命進進出出  
也有死魂靈  
在這逗留

一張病床  
停在 15 樓  
蒼白的笑臉  
對著門外的路  
嘮叨著  
總有一天  
我會走出這個門口

2010 年 5 月 27 日紐約

龍頭斬皇親國戚  
虎頭殺文武大臣  
至於狗頭

詩壇的風氣多壞  
何需  
劍下留人

### 夜過秦淮河

船過的水痕太深  
驚醒  
早已熟睡的魚蝦

掛在船頭的紅燈  
不見夫子未遇李香君  
若有所失的  
繼續尋尋覓覓下去

2010 年寄自香港

## ■資中華

### 小丑的攝影觀

題記：袁夏攝影作品《全民攝影時代》，抓拍了某攝影家協會舉辦年會活動時，攝影發燒友們不分男女老少，在大街上對著會議舉辦方安排的、小丑裝扮的模特，狂拍不已……

望著我  
望著我  
用你們的鏡頭  
用你們的眼睛  
用你們的心

我是小丑  
我的快樂  
是要娛樂大眾  
娛樂你們  
而你們是什麼？  
你們是觀眾？  
還是演員？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今天這情形  
實在有點荒謬  
我只是小丑  
一不小心  
竟然成為你們關注的焦點  
成為大眾的明星

笑過之後  
我真希望  
我面對的你們  
每個人都是鏡頭  
每個人都是見證  
每個人都是——  
社會的眼睛

2010 年寄自廣東肇慶

## ■王昌明

1987年出生於江蘇徐州。現居南京進修旅遊管理專業。

### 離 醉

那一夜你們來了  
我多喝了幾杯“綠蟻新醅酒”  
在“紅泥小火爐”旁

我離醉  
就像短視距之蘇格拉底  
尚不知多少年頭  
可我兩眼朦朧  
無法辨認神秘主義色彩

在珠江路  
記憶刻滿記憶體的電腦城  
那些號稱本科生、研究生的生物們  
人文氣息濃郁地喧囂

我那十二位摯友  
他們都出身貧寒  
大氣層夾著兌水的金陵啤酒  
猶如街道無處安放我們的青春

這熱鬧的聚會  
本該放肆地說些什麼  
可暗淡的夜色從天邊襲來

“喝！”  
直喝到天昏地暗  
直喝到海枯石爛  
直喝到作鳥獸散  
乘地鐵的、坐公交的、抑或步行的  
星星般消失在我旋轉的意識裏  
而我的步伐卻有些散亂了

2009年3月2日晚寫於浦口

## ■許蕭溪

生於1970年。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詩，白天是一家企業負責人，晚上是一個自由馳騁於詩界的精靈。

### 今夜，我用梔子花的香和你對話

此刻，子夜時分，你在一叢花裏熟睡  
我的流連我的決絕，在你的視線以外破碎  
你在夢裏，依然記著那個未遂的約會？

有時候拒絕是心底最深的珍惜  
就像有的愛情不喜歡住在床上  
她更喜歡躲在心靈的角落悄悄觀望

愛情的容顏有時帶刺呢  
這樣的刺是為你而長的  
守護我的時候也在守護你  
而你，跑去了遠方  
循著一絲花的香，找你的婚房？  
沒看到罌粟花心思一樣交織如網？

今夜，雨聲裏，我想和你對話  
用梔子花的香和你對話  
我是因為“愛”，才放棄  
我就是個不敢走近“最愛”的女人

如果你為一朵梔子花著迷  
是否可以放下腳下的路  
是否可以和我一起找間草房住下  
在雨聲裏數著架上的芸豆  
聽我唱誦佛主的歌？

不過，還是回到最初的眼神裏吧  
感受那份淡淡的溫暖  
就像感受梔子花朦朧的香

2009-07-27 22:07 寫於金陵隨園

## ■丁忠誠

70年代生。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

### 抖空竹

世界飛轉，我們也是  
繩上的陀螺

精彩，過山車式的生活  
我們噹噹得意

卻——  
也有厭倦的時候，喘息間  
跳一跳騰空仰望  
而後安然地落入日常

或者一次意外的出軌  
“啪”，驚心的一聲  
頹喪地磕在塵土上

結局是顯然的，日暮  
那個操縱杆柄面色溫和的人  
平靜地收起繩索，悄然地  
帶我們離開

2010-5-13

## ■笑后

本名廖蕙琳，七十年代出生在湖南，現漂泊南京。2007年開始詩創作。

### 化蝶而舞

——贈臺灣著名詩人周夢蝶

今夜我路過了城牆、長干門  
城內與城外  
只一河、一牆之隔

正如您，從河南到寶島  
僅一海之隔

詩仙的〈長幹行〉只一念之間  
這一念，幾千年！

虛脫的歲月  
在無盡的風雨下搖曳

罷了，不想那遠行的虛無縹緲的化蝶  
薔薇下

這守墓的人悲苦 看癡情人化蝶  
一生的沉默被月色籠罩  
那冷僻的 是墓前的廟與牌坊

您習慣了用民國的語言 種植  
圍牆的薔薇  
看它落就落

只恨：新葉未趁春天來臨  
菩提樹下 半個面孔的人隔海坐著

這裏的夢在春天的雪花  
大地掛滿花蕾的李樹、梨樹  
這一片靜寂是玉蝴蝶回眸的出處

《孤獨國》與《還魂草》漆著  
蒼白的月色  
這不合時令的逆行

三月，我是打馬尋詩的蒙面人  
以馬化作千樹蝴蝶  
浩浩天籟在海之上 您我的悲苦在  
宇宙之中

2010-3-8 15:48 寫于南京

## ■馮亦同

1941年出生，江蘇寶應人。現居南京。  
著名詩人和詩評家。

## 浪花小集

### 蹦 極

冲天一跳，失足深淵  
悠哉遊哉，縱身懸崖

假若人生也能夠如此瘋狂  
我願做繫在你腰間的繩子

## 酒 香

只因為守口如瓶  
才有了甘醇之美

一旦打開或走漏了消息  
再醉人的興味也會索然

## ■雪豐谷

原名王永福，曾用筆名江月。南京人。著有詩集《南方牛仔》、《雪豐谷詩選》、《陽春白雪》等。

## 狼 狗

冷不丁竄了出來  
彷彿一輛脫軌的火車  
這雜種仗勢欺人  
蠻橫到了攔路作祟  
恨不得拿人肉來養胃

自以為血統高貴  
連叫聲都高出好幾個分貝  
如果不是脖子上栓一根鐵鏈  
不瞭解底細的人  
會被這歇斯底里地吵鬧崩潰  
還以為撞上了冒名頂替的  
執法大隊

說句公道話  
比起賣主求榮的漢奸  
這條狗腿子的待遇一點不虧  
單單依伙食標準而言  
比我當年下放的那個單位  
平均高出了幾倍

實在是太貼近角色了  
絕不向人民搖頭擺尾  
就連身上的那層皮毛  
都那麼狐假虎威

## 雲中月

雲橫眉峰，眸子裏，塞滿了濃霧  
豁然開朗的過程，其實很緩慢  
令人揪心的，並非庭院裏那棵桂花樹  
而是一隻兔，雪白雪白的絨毛  
不想跳了，想哭

哭紅了眼睛的兔子，像一面鏡子  
照鏡子的人，長髮披肩，如瀑布  
一瀉千里的心思，撲朔，懸在空中  
倒不盡迷離的相思苦哇  
藥味瀰漫，流佈穹廬

雲中的月亮，蒙一層面紗的黑寡婦  
拖著病重的影子，深居簡出  
那層窗戶紙一旦捅破，又有什麼呢  
無非是黑白顛倒，隨風潛入戶  
邪氣在地球上專橫跋扈

## ■蘭 蘭

南京市作家協會副秘書長。有詩集  
《春歌秋韻》《遠方》等。

## 徽州印象

徽墨在宣紙上 滴落  
黑白分明  
近看 是白山黑水  
遠看 是女人的眼淚和村落

徽州  
留不住男人 雖然  
男人的臍帶 連著徽州  
但他們的心 永遠在外頭

徽州  
是女人的  
女人用青春和幸福  
兌換  
光宗耀祖的高大的牌坊

還有 空闊的房子裏  
精緻的磚刻木雕  
風雅的儒商楹聯  
和線裝的家譜

女人的淚水和生命  
盈盈成河網 總是  
繞著村莊流淌  
滋潤著孩子和老人

徽州 即便  
已經從泛黃的宣紙上  
剝脫  
仍然帶著 那種  
說不清的揮之不去的  
潮濕的 氣息

## ■宗清

原名金偉平，1989年7月生於南京。

## 蘇州印象

清風嫵媚  
將高大的天空  
透過葉隙  
刺入美麗的線條

或許是理論家的直線  
或許是藝術家的曲線

亦或僅只是一間  
烏篷船  
逍遙的載著我  
拾取  
吳儂軟語

溫潤的胴體  
划過流水  
交錯了的身姿  
依然  
散發著雨後的氣息

## ■吳其盛

南京人，報紙編輯，高級職稱；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

## 菜花黃

分明一場暴動  
席捲這田疇溝壟  
花期搖動特寫  
用積蓄一冬的詩意  
激情鋪排  
古韻勃發的金黃

春就這樣精神  
動員千萬隻蝴蝶  
飛入鄉情  
許多由土地解說的心事  
都被這遍佈的驚豔  
寫意

## ■謔寧生

1952年8月生，湖南安化人。現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 一叢狼毒花正洞 開春天的啞語

我走在後面  
風敲打著你的脊背  
對面山坳上  
一叢狼毒花正洞開春天的啞語  
你要去的地方  
一片水光 如此固執地劃地為牢  
並持久地快樂

這個暮春  
時間空洞  
倘若退到從前  
這些水光  
會被許多托鉢者收藏  
他們暗懷南山越塵而過的步履  
是第三條河岸可以懷抱的信物  
五穀垂露 鳥兒低飛

灌木林中  
那些跳躍的瞳仁  
以渾然不覺的純或迷茫  
生成傳說中的精魅

你踏上水路  
在許多年的鐘聲裏複讀自己  
讀過另一個人骨相清奇的低禱嗎？  
那是許多人隱蔽的前緣和等待高懸  
的紅燈籠  
時光結籽無語  
他總在週邊  
別人都不注意他  
至少是我  
不知他一直暗揣一粒火種  
並細數抵達狂歡的日子  
耐心到極致……

## ■張子清

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華裔美國文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 鬼臉城即景

2009年1月18日傍晚，同余一中、王長發夫婦沿秦淮河散步，在鬼臉城附近，見一養鳥人放飛三隻蠟嘴鳥。鳥輪流飛入空中，往復叨回拋進空中豌豆大小的銅鈴，煞是有趣。返回時，見月墜秦淮河，人走月也跟著走，美不勝收。仿古一首，不工整，一笑。

臘嘴通人意，  
騰空叮鈴回。  
風搖石城柳，  
月照秦淮梅。  
畫舫悠悠過，  
遊客遲遲歸。  
陶潛若再世，  
當來醉千杯。

2009年1月18日

## ■ 雷默

原名裴其明，1965年生於江蘇海安，中國當代禪宗詩人。出版有詩集：《新禪詩：東壁打西壁》。

## 曉莊廣場

其實只是一座簡單的立交  
上層棲霞大道  
汽車或東或西飛過  
下面和燕路  
汽車繞著行駛

水泥包裹著鋼筋  
廣告包裹著水泥  
恍惚間，彷彿行進在  
昆明、杭州、鄭州  
或者，北京的五環之外

照在橋上  
陰影裏還有些許殘雪  
旁邊工地上的灰塵  
摻合著錦湖輪胎的化學味  
一起消失在，幕府山中

這個春寒料峭的早晨  
我又一次從廣場經過  
遠看山上的積雪  
我似乎在回憶  
其實，什麼也沒能想起

2010.3.10

## 黑 暗

雙手觸摸的黑暗  
鼻孔呼吸的黑暗

眼睛看見的黑暗  
耳朵聽見的黑暗

在黑暗之中  
心靈就像沉睡的黑炭

雨點敲打著  
那是盲人的拐杖  
花朵，春天的舌尖  
輕輕地親吻著。黑暗。

2009.3.5

## 春 氣

夜裏落下的雨  
早晨不見了

早晨升起的霧  
中午不見了

·  
中午照耀的光  
晚上不見了

·  
小僧看見天邊的彩霞  
師云：看

2009.2.8

## ■ 江雪

1965年出生，江蘇海安人，現在南京理工大學工作。著有詩集《時間廣場》等。

## 一場小雨

一場雨落在喜鵲的叫聲裏  
有些輕，輕得彷彿一條短信，早就躺在  
手機裏而你渾然不知。輕得如同你一抬頭  
就懷想起遠方的人，和她帶來的羽毛般  
新亮的時光

一隻喜鵲的叫聲有點空曠  
兩隻或更多喜鵲的叫聲並不擁堵  
就像天空裏沒有高速公路  
而那些川流不息的電波，卻不會發生碰撞  
不會讓這些雨落下時，變得潦草  
匆忙，喘著粗重的氣息

在喜鵲的叫聲裏，一場雨落下來

舒緩、輕逸，像一個女子風韻秀徹  
讓你不再誤會，是她帶來了這個冬天的冷  
思想的冷。讓你如今晨的鳥雀  
輕輕啞一下嘴，就叫出了  
春天的味道

## ■ 古箏

現居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獲  
《芒種》2008年度詩人獎，“歸來者詩  
群”代表詩人。《陌生》詩刊主編。

## 瞬 間

不可言說。那一瞬間，燈暗下去  
塵世的語言退化，只聽見玫瑰花在窗臺上  
呼氣與吸氣。

不可言說。那一瞬間，海升上來  
塵世像陸地一樣飄渺而遙遠，只剩下一彎  
新月的小舟。

那一瞬間，那只是漫長時光中的一瞬間  
如此的脆弱，卻永恆。

2010-05-18

## ■ 顧小花

南京市作協會員。東南大學碩士學位。  
2006年開始寫詩，歷任多家詩網站版  
主。曾獲《中國詩歌線上》“2009中國  
年度詩人”稱號。

## 桃 花

1  
今年的雨水真多  
真怕他們沖淡了桃花  
沖淡了春天  
那一年的眺望  
什麼時候才能  
從那花苞裏蹦出來  
然後

若無其事地  
從我眼前走過

2

寫過的桃花魂  
不在書架上，我尋思  
這樣的夜晚  
一株桃樹可以懷有怎樣的心思  
訴說舊年  
春天就在窗外  
陽光明媚得有些得意  
燕子們就要回來  
我的心  
已經遙遙而去

## ■ 蔡克霖

江蘇宿遷人。寫詩和收藏雨花石。  
中國文藝工作者聯合會第二屆全委會委員。

## 起風的時刻

起風的時刻  
我不該安於現狀  
世界擦身而過  
未作一聲  
莊重的道別

不能總戴著面具  
和風舉行舞會  
遊戲會很快結束  
掠走我的思想

和風握握手多好  
就在起風的時刻  
帶著我一起飛翔  
我搭在風的肩上

●金陵 16 人詩選

## ■ 念琪

作者係福建省福清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福清市文學藝術聯合會主席，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70 年代出生。

## 櫻花

盛開在四月，清明時節  
滿樹的雍容華貴  
一如日本女人盛裝上街  
撐著花雨傘、裹著鮮豔的和服  
濃妝豔抹，款款走來  
踏著一路的小碎步  
胭脂的香味醉倒路人  
樹下是一群沉醉的男人  
徹夜不歸  
與酒無關

不像是梅花般凌霜傲雪  
骨瘦嶮峭地迎風挺立  
即使是女人，也與堅強站在一起  
櫻花般的日本女人  
是日本男人的第二種清酒

在這個國度在這個櫻花盛開時節  
滿城瘋狂  
沒有清酒也沉醉

## ■ 何剛

作者筆名楠楓，1973 年出生，詩作曾被央視及一些省市廣播電臺選用，並入選多種選本。著有詩集《尋找桃花源》、散文集《往事如風》等。現為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福清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 聆聽二胡

民間低訴的二胡  
始終讓我無言以對

我只能成為默默的聽眾  
熱淚盈眶  
讓一種感動在空氣中幽旋

曾經心痛 二泉映月  
與民間淒涼的大雪一起  
覆蓋辛酸坎坷的時光  
二胡 透徹心靈之音  
如歲月犀利無比的刀鋒  
削過肌膚

我要靜聽二胡  
不在炫麗風雅的舞臺  
我要停留在民間無名的街巷  
聆聽來自底層的  
真實深刻的生活  
唐朝的風吹過白樺林  
想像中的駿馬沒有來臨  
我視野裏的白樺林  
依舊陽光朗照  
風聲在黃葉飄飛前抵達  
我倚靠著白色的樹幹  
思緒在唐朝的風中飛翔

有多少人情願在這裏  
悵惘地守望  
追尋凝重 溫婉或者清雅  
默誦那些遠去的朝代  
曾經傳抄的詩句

風聲和馬蹄聲交織  
唐朝的風吹過白樺林  
有一種隱秘  
你千萬不要揭開

## ■ 蘇天賓

1969 年生於農村，師範中文畢業，赴日本勤工儉學 4 年，前後二次於中學執教。福建省福清市十一、十二屆政協委員，安徽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研究生。福清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 仙人掌

我知道我無法真正進入  
這紛華生活中很深的內部  
生命中能夠擊中並刺傷我的  
從來都是我自己的觸鬚  
舉手為掌 立地成仙  
這綽然美麗的姿態  
原來是我經年美妙的設想  
戈壁沙灘 河東河西  
那漫長的旅途啊  
能否承載再多的錯  
遙遠的天邊有鷹在奮飛  
黑暗的河流下有魚兒游動  
最後一場雪褪去之後  
大地一定還會留下什麼  
鮮亮的黃花凋落  
花蝴蝶來而復去  
生命中的痕跡  
凝成這周身的斑斑點點  
——成熟 竟如此憂傷

如今是太平盛世 妖嬈多嬌  
都市流行泡沫和塑膠假花  
我知道無法選擇成為高貴的風景  
我甚至不會嘲笑  
那些失去綠素的果子  
寒風漸起 野火燒過  
阡陌中孤獨的仙人掌 一如既往  
任荊棘 這滿身的骨  
如花般燦然開放  
在平庸的日子裏 它還要成長  
還要尋找 詩的國度

## 陽光和貓

當時的陽光鮮亮暖和  
很悠然地落到我的窗臺  
忽然有一隻黑色的貓  
從屋頂很優美地躍下  
偃著陽光端坐在我的窗前  
認真地看我編訂詩集

陽光閃閃 水仙初開  
那只貓沉默無語 體態安詳  
它看著我 眼神生動感人  
我的姿勢定然典雅美麗  
我的詩定然豪邁深情  
周遭聲寂風平  
這裏的早晨生機勃發  
當時是元月九日 南國的早春  
感人肺腑

## 馬蒂爾

本名馬勇，筆名馬蒂爾、古寒山，國際金融經濟管理專業出身，現供職某銀行。獲過全國性小說、散文、詩獎。係中國詩歌學會、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兼任福清市政協委員、福清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民主同盟福清市委經濟工作委員會主任。

## 這是誰的斧頭？

你雙手空空蕩蕩  
很清醒地來到大街上  
在車水馬龍中穿行  
突然感覺到自己手中  
被誰塞上了一把斧頭  
“這是誰的斧頭？”  
你感到莫名其妙  
“這是誰的斧頭？”  
你驚慌失措地叫喊  
“瘋子要砍人啦！”  
路人們無比興奮  
很快地把你圍成一圈  
鼓勵你該出手時就出手

一個乞丐報了警  
來了兩個員警把你抓走  
面對失望的路人們  
你無奈地大聲問：  
“這是誰的斧頭？！”

●福建福清四人詩輯

## 方浪舟

福建，你知道我為什麼哭泣？  
因為你是我的故鄉  
與我血脈相連

原本是山青水秀的地方  
來自中原的祖先到此避難

隨唐宋元明清的時代  
無數的英雄們最終來此退隱

這裏是鄭成功放炮的地方  
是天地會英雄們容身之地

這裏留有祖先們不屈的英靈  
康熙卻下令摧毀在此許多座的少林寺

這裏盛產學士文人  
不知何時開始  
卻淪為巫師們對靈魂下毒之地

這裏是林則徐成長的地方  
如今改為賴昌星們建築紅樓之地

這裏是嚴複產生新思想的地方  
如今一個陳少勇在這裏倒下  
無數個陳少勇在這裏走出去

這裏是我童年時放風箏的地方  
如今升為財團與黑幫必爭之地

曾經遊動著無數魚兒的小溪  
如今都堆滿了無數的垃圾

這裏是親情似海的地方  
現在人家  
都以金錢做為明顯的價值取向

這裏曾經走出了數不盡的秀才進士  
如今成了愚民政策最落實  
而且落實得最成功最徹底的地方

普世的陽光照亮了地球村  
今天這裏出臺了因言獲罪的新政策！

12/05/2010 寄自澳洲

## 福建，我為之哭泣的地方

## ■ 刀飛

### 詩的聯想

#### 松下問童子

我佇立松樹下  
風起，松聲處處  
處處皆有禪聲

空谷已空還有谷？  
空門已空還有門？  
當我苦苦思量的時候  
一顆松子  
恰好掉落我的頭上  
猶如一聲震耳的獅吼  
腦海隨即風平浪靜

我問路過的童子  
子從何處來？  
童子指向來路  
然後且歌且去

驀然瞥見  
對面緊閉的空門洞開  
彌勒佛挺著大肚子  
笑臉迎我

#### 千山鳥飛絕

千山加千山是萬重山  
重重難關，盡頭處  
白雲外，山影還在

正是  
山山難過，關關難關  
什麼時候能夠歸去  
沽飲一瓢  
黃河深情的流水

雲海中  
只見一群歸雁  
都齊向我的眼底飛來  
又飛去，漸遠  
不見鳥了！只見  
有人在夕陽餘暉的

彩雲間，飄舞著

好一幅獨釣寒江雪  
妙絕！如此冰凍的天氣  
居然有人在江中  
船上，以半生的歲月  
作賭注，垂釣那股  
冷冷的寂寞

#### 落日故人情

那天，你離去的時候  
剛好是日落的時分  
多絢麗的晚霞  
卻有點紅顏薄命的感覺

你修長的身影  
走在餘暉的背後  
拖著長長的牽掛  
不捨的是你遺棄了  
流浪的腳印  
在這兒時的泥土上  
你曾放風箏的地方

像雲聚雲散  
像蒲公英在風中的飄逝  
其實分離  
只是一個簡單的手勢  
一聲再見  
但在你的背囊內  
可有帶回一些  
舊時的記憶？

在人生的時光隧道中  
你踽踽獨行  
在異國的風景線上  
背負是沉重的傳統包袱  
揮不掉的歷史  
揮不掉的血脈相連

送你出門的時候  
送你小小的一個布包  
裝著家鄉的泥土  
繡著故國的文字  
讓你晚間放置床前  
如同天上的明月光

#### 白頭搔更短

從唐詩  
最紅火的時代走入  
走入，簡樸精雅的草堂  
兩個老人正在對飲  
一個是喜歡攬鏡自照  
照出滿頭白髮垂肩  
一個是置身於烽火連三月  
驚出白髮滿頭飄揚

當然，我老早認出  
頭髮稀疏不插簪的  
是白頭搔更短的杜甫  
髮長結髻繫絲帶的  
是白髮三千丈的李白  
還有我這個蒼頭  
在來路上  
經過滄海桑田的時候  
髮已漂染成霜雪

李老不用邀明月了  
對飲足夠三人  
當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  
滿桌狼藉  
灑脫的李仙擊杯狂歌：  
“將進酒，杯莫停”  
拘謹的杜聖卻悲傷朗吟：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我回贈一句現代詩：  
“身後的松樹摑了我一巴掌”  
害得兩老人家眉頭緊皺  
頻頻搔首  
髮落不知幾許

今晨，睜眼只見  
窗外的陽光正照在  
牆上的壁鐘八點十五分  
我有些糊塗了  
昨夜，真的從盛唐歸來？  
枕邊的唐詩還在  
還遺留  
那抹濃濃的酒香

2010.6.6 寄自越南

## ■李斐

### 寫一位女畫家

汲飽了滴江的雲水  
群山的寂寞  
妳走出畫面  
把自已壓成  
一株荷花的標本  
藏在紐約某處

### 代 寫

當你回來的時候  
花期已過  
遍地枯枝殘瓣  
請你向西風  
領取失物

2010年5月10日紐約

## ■林小東

### 布 白

山中獨居  
冷，吶喊寂寞  
緊緊抱著我失眠

清晨  
推開裱滿山水的窗  
驚覺有霧  
默然不語  
留下了一片  
布白

枝頭一隻驚起的  
寒鴉  
飛入歲月  
展翅遐思

2010/6/21 寄自越南

## ■彭國全

### 電 線

謹守清規  
衣著比修女還密實  
  
要是肌膚裸露  
就被視為淫蕩  
會惹來烈火燒乾柴的是非

### 電 燈

1.  
拒絕  
同性戀
2.  
異性相吸  
熱烈擁抱

做愛，光明正大  
沒有曖昧  
尤在黑夜  
讓你眼界  
大開

### 沙漠乾涸的河

河死了  
很不願 埋在  
被害的地方  
  
茫茫黃沙  
粒粒犯有合謀的罪行  
  
地質學家在找尋河的遺骸  
考證出  
雲霧是河揚起的骨灰

2010年紐約

## ■長 篙

你佇立在池塘邊  
瘦削的鬱傷映入湖面  
青波緩渡  
粼光熹微

相見的距離  
水與岸 分隔一道天塹

泡沫一串串  
盡說些聽不懂的故事

## 人魚傳說

## 十字路口

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  
四通八達  
令人迷惑不定的  
也許是最熟悉的

跋涉  
風雨  
這些計程車上的陳詞

企望來一次轉折  
關鍵的時候  
誰  
亮起了紅燈

### 季節之痛

腰疼的時候  
風聲  
雨聲  
陰晦潮濕的大地 聽到  
更多的人  
護著腰 發出痛苦的呻吟  
或許 有些麻木  
感應不到世界的濕冷  
既然痛苦已經來臨  
又為何  
讓那麼多人知道

2010.5.7 湖南

## ■王露秋

### 過渡 之一

聽松籽驚叫著從殼中彈跳出來  
看松針被火焰灰飛成縷縷白髮

二胡綿長地一嘆二嘆三嘆著  
烤紅薯的甜香漸漸地沁滿心肺

擁著毛毯 坐在壁爐前  
昨夜的我曾細品俳句

今晨的我怯怯地抖在料峭的春寒裡  
被踩過的新草兀地站了起來

翻開詩集，前頁的眉批影影綽綽透過來  
我恍惚在幾個字的意境裡

一個飄然的小影子眼前一晃  
是身後樹上最後一片枯葉墜落  
且敲在我的肩上

淡綠鵝黃的叢叢點點  
春天正沖破枯藤的脈管一路噴濺了出來

2009年3月7日

### 過渡 之二

鳥的翅膀平展著  
滑過池塘的水面  
滑過早春的空氣  
輕靈無聲地

經過這個世界的我  
也當如此

2009年3月8日

可供揮霍的  
又少了三百六十五天

燈下讀書那少年  
頁頁青絲  
忽忽翻成斑白

冷夜沉沉  
窗外的月色  
案頭的唐詩  
仍亮麗一如那  
耐讀的初戀

如幻如真  
昨日的情懷種種  
今日的苦樂更替  
試問月色唐詩  
能否為我解讀  
廿一世紀初末  
人心的法則該如何  
定位

月色不言  
唐詩似笑

是否要我追問新年  
2010.1.1初稿 7.12定稿

### 過渡 之三

從暗綠的芋頭葉子上滾落了  
一滴晶瑩剔透的露  
在土裡打了個滾兒——  
眼睛閉上要休息了

就在瞬間  
它隱入了大地

2009年4月17日

## ■余問耕

### 一 年

## ■夏野

### 光燦燦的夏天最寒冷

馬克吐溫曾說過：“我所經歷過最冷的冬天，就是舊金山的夏天。”而  
如今，質樸典雅的新澤西山野小鎮又  
何尚不是：光燦燦的夏天最寒冷。

——引題

天冰冷  
山野下冰雹  
白裙朦朧  
我，心發抖——  
一曲“憂鬱星期天”三十年代  
誘導自殺潮（見陳文茜周報）  
戴墨鏡  
黑夜當旭日  
血滴成泉湧  
潮漲，潮漲，潮漲……  
後院著了火  
滅火司狂飆  
密碼隱藏  
偷渡客游衍  
瘋長了的麥苗  
瘋長了的雷雨聲  
血饅頭充良藥  
救不了“小栓”的命（魯迅小說《藥》）  
大悟大徹黃昏後  
“人才。人才。人才……”

冤骨潸然  
早魔水魔挽手  
妝打青翠？  
哈腰。點首。謙虛。  
心臟——達標  
龜裂地縫上蹲著皺眉苦臉

光燦燦的夏天最寒冷  
碎岩片踢開  
我，綠葉蔽目  
謎縫中盜取殘陽

2010年6月6日新澤西

## ■ 嚴力

### 垃圾

之後每一個新世紀到來時  
人類已拿不出任何禮物  
只有地球拎著一袋  
越來越重的垃圾

如能確定  
收垃圾的外星車  
每星期八的晚上來一次  
人類當然會馬上修改  
早已習慣的日曆  
甚至願意把諾貝爾獎  
也當作垃圾扔掉

### 門和鑰匙

我用了三十幾年  
在各種社會制度裏轉了一圈  
只剩下幽默和沉默  
兩個忠誠的老友相伴

又是跌跌撞撞地一些年  
我被攙扶到墳墓的門前  
幽默翻著口袋  
說我們忘帶了鑰匙  
沉默繼續沉默地  
陪著我回家去取鑰匙

幽默說  
過去的家現在蓋了商場  
以前的四合院  
只能在電腦的螢幕上種種花草

沉默則用手語比劃著  
鑰匙已換成了密碼  
墳墓也不例外

## ■ 施漢威

### 過會安

寬敞的四合院  
精巧的雕樑畫棟  
夢中故鄉的  
袖珍版本

日本橋啊，短短的  
怎堪承受時代重壓  
流水污濁乾涸  
苦纏著晚靄中那片殘紅

所謂傳統  
經過塗抹的兩排  
徐娘已老的舊木樓  
正努力追溯青春逝姿

會安  
歷史中凋殘的一朵黃花  
守不住  
當年喧鬧商港富麗的繁華

我失望的情緒  
跌滿叫痛的橋板  
22.6.2010 越南

幽默說反正要重新死一遍  
才能跟上時代  
或者就把門一關  
永遠活在以往的情節裏面

但是門在哪兒呢？  
我們互相詢問  
一遍又一遍

當沁湧而出的汗覆蓋我們每根毛細孔  
當燥熱是千萬只噬人而來的毒菌  
操弄得我們氣味咻頭沉沉心懶懶時  
我們頻頻怨尤惱怒悲嘆不能自拔  
和應著你內心不能言詮的痛苦

當熱風像幽靈般盤旋不去  
侍機點燃野火焚燒蒼蒼林野  
焚燒你為百代子孫昌盛繁衍的命脈  
太陽以紅通通的臉龐凝注著你的悲憤  
你周身的高燒延續不降繼續蔓延  
你的心跳不規律且傾跛搖蕩  
你時而嘔嘔吐吐時而拉瀉暈沉  
我們在你肌膚的各個角落陪你恐慌  
也因你的傷而傷  
因你的痛而痛  
因你的哀號而失神

你的陣痛時而引發海嘯濤滾  
萬鈞力道地席卷物命如席卷塵土  
時而震醒了張牙吐焰的活火山  
以熊熊氣焰宣泄自己的壓抑  
時而震出了你軀膚悲壯的崩裂  
樓塌人亡天昏地暗地陪著你哀嚎  
分擔你無以名狀的慘烈

原來你已病得不勝負荷  
沒有一條命脈的河流著潔淨的水  
沒有一個先進城鎮不擠滿工業煙囪  
沒有一個子民不隨身攜帶過濾水  
而我們還面紅耳赤地爭執著你的病因  
我們等待冷氣房裡的專家研究

為你療傷的秘笈  
我們還繼續汲取你日益枯竭的脂膏  
我們不曾想到對你不孝不敬  
我們也不承認對你無知  
我們沒有勇氣承擔對你的破壞和傷害  
我們在毒辣的陽光下還要鴻圖大展  
我們還會在你生日的儀式上向你問安：  
大地母親，你好嗎？

2010.6.3 寄自馬來西亞

## ■ 蘇清強

### 大地母親，你好嗎？

——  
問候苦難大地

## ■ 宋非

### 西藏組詩

#### 花 開

這些沒有靈魂的渴望  
在無休止地消解著存在  
世俗的花  
在炫暈的霓虹燈下  
科學地開滿四季  
彷彿永不凋零

只有到來是一個巨大的秘密  
那是另一個輪回裏  
在皎潔的月光中走向雪山  
在浩瀚的星空下凝視聖湖  
啊 曼達拉  
所有道路的金色起點

這個春天 在西藏  
在大地上 杜鵑花開  
雪蓮花開 格桑花開  
曼達拉花開

#### 瑪姬阿米酒吧

這是地球上寂寞的中心  
金色的泥土  
把布達拉宮永遠隔在了外面  
把大昭寺熙熙攘攘的時間  
也隔在了外面  
刺眼的陽光中  
寂寞在孤獨地閃耀著白白的光芒

羊皮的經書和黑亮的法器  
在這裏不是祈禱來世  
只為 9999 輪回中  
六世達賴和他的月光女孩相遇  
瑪姬阿米

輪回中業力的淚水  
時間之外的美麗

世界讓寂寞這樣從四處到來  
聊一些轉瞬即逝的話題  
然後故意忘記  
彷彿在人群散盡後  
強巴佛說了一個空虛的故事

瑪姬阿米酒吧是一個黃色小樓，座落在西藏拉薩市八廓街的東南角，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旅客慕名而來這裏。相傳是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幽會情人瑪姬阿米的地方。也傳說在幾百年前的某個星月，這座小樓來了一位神秘人，他就是六世達賴。恰巧這時一位月亮般純美的少女也不期而至，她那美麗的容顏和神情深深地印在了六世達賴的心裏和夢裏。從此，他常常光顧這家酒館，但遺憾的是，這位月亮少女再也沒有出現過。後世認為這個月光女孩就是救世度母的化身。

基本上沒有人知道，瑪姬阿米酒吧的巨大秘密是二樓正廳懸掛的強巴佛像。

#### 永 恆

在道路的道路之上獻祭  
在深淵的間隙中祈禱  
心隨著心掠過轉經筒  
在經幡和瑪尼堆中穿行  
過去在到來  
未來在離去

花不是靜止的  
寂寞在唱歌  
在雪山的頂上  
是沒有靈魂的光芒

2010.年寄自加拿大

## ■ 秋 夢

### 夜蒼蠅

窗外無月  
我坐在壁燈旁邊  
寫著一首艱澀的詩

沉思中  
乍見一隻黃昏流落的小蒼蠅

牠從何處飛來  
落入我蒼茫的眼神

我桌上無月色  
只有薄薄的燈光 照著  
一首所謂詩的半成品

牠飛來  
停在我崎嶇的文字上

像是想了解  
我靈感來時吐下的一紙零亂嘍語

牠偶然也涉足  
於這個深曠的斷句間

是否又想給我  
一句警言  
一個無聲的暗示？

啊小蒼蠅  
今夜你是個來訪的精靈  
伴我走過這段坎坷的詩旅程

2010.7.9 寫於越南

## ■仲秋

### 塗鴉的藝術

我在牆上畫了一張梯子  
詩，就以獨特的母語完成了

透過倒楣的 Jim 倒斃在牆角的詮釋  
他一直是嚴重的心臟病問題

透過老（人+狗）沉重的對答  
更大的孤獨是在死亡之後

透過溪流氾濫成黑潮的迷思  
家就在坍塌的半山腰那邊

透過沒有劇本的即興演出  
畫面旁白重複：

not one more live for war

透過牆上指向未知世界的色彩  
畫，就以惡作劇的形態呈現了

你以為這是一些倒掛的圖像  
那是因為老黃獨居后愈來愈自閉

或許你是交通肇事逃逸的目擊者  
你強烈懷疑隔鄰是一戶偷窺人家

透過 bi-li-ba-la-bi-lu-ba-li 等噱語  
猜迷遊戲正以誤導的方式進行

透過倒立的  $\Sigma\Psi\Phi\Omega\Psi\cdots$  等密碼  
你願意或不已讀了這無意義的詩

2009 年 12 月於洛杉磯

## ■桑克

### 倒春寒

“怎麼這麼冷，暖氣卻停了？”  
你憑什麼問我？我的左膝疼痛  
應該與天冷無關，難道與去年夏天  
一次登山的經歷有關？  
前天我發瘋，昨天我平靜，  
今天甚至能夠平靜地回憶  
我是如何將腳踏風琴當作  
豎式鋼琴的。那些歌的曲調  
多麼激昂，而歌詞卻是  
那麼空洞，甚至滲透出  
一股腐朽的氣息，窒息著  
少年閨土或者我的燻爛心靈。  
我的毛病是被精心培養的，而自己  
還以為我一直活在夢境之中。  
我愛我的夢境，我愛我的毛病。  
我為之發瘋，為之辯解，不承認  
自己的慾望這麼多，這麼貪婪，  
像一個十九世紀的俄國人長著一對  
面對珠寶釋放精光的碧眸。  
“清明過了還下雪，還這麼冷？  
春天的溫暖是誰規定的？”  
誰讓你這麼淒涼了？誰讓你  
對尊嚴這麼敏感了？拒絕少將的教育。  
拒絕一次又一次的謊言。  
你說的怎麼這麼堂皇？那是你的謊言  
不夠樸實不夠精彩而已。  
我厭棄自己，討厭自己。但怕被你  
厭棄與討厭。在《三國志》遊戲中，  
連趙雲都背叛我了，連孔明都是  
老死許昌，我怎能不發瘋？  
怎能不把頭髮剃光，掩飾  
日益增多的白髮？安溪鐵觀音撫慰  
你的嘴巴和胃，它們怎麼才能抵達  
你的靈魂？草群，花裙，  
在陰天之中獨立長大。摩天輪  
旋轉著，它能看見更遠的地方。  
江路彎曲，會展中心彷彿解剖的甲蟲。

## ■小海

### 約定

下雨  
是一個國家在下雨  
還是一個省？一個城市裏的  
一個區域  
我怕變得保守  
總是計較  
熱烈的烏雲  
一切都發生在城南  
日子和生兒育女的距離模糊了  
鴿子的噪音變了  
化工廠、南園橋、拉麵館  
為了必要性和正確性  
對於生活的意義  
我們又撤退了  
一場雨來掀響過門鈴  
在我們到來以前  
在天空中泛著青色的光芒  
那時女兒已經出生  
（嶄新的生活？家庭從天而降）  
就像約定（閃亮，消失，玷污  
了一切的日子）

2009 年寄自蘇州

那些點綴在灰白樓群之間的綠樹  
像麵餅之中稀疏的芝麻。  
風這麼冷，而你在書房遭遇的冷  
又算什麼？你奢侈地要求  
更多的憐憫。如果讓你遭遇戰爭呢？  
你大哭不過是你看了一部電影而已，  
看了一本小說而已。你在寒冷之中  
跳舞，鏡中什麼都沒有。  
貓趴在桌上，像一塊柔軟的石頭。

2008.4.29.12:12 哈爾濱

## ■李雲楓

### 霧落的時候

霧落的時候  
沒有聲音  
樹在路邊孤獨地站著  
望著另一棵樹

霧落的時候  
世界這樣平靜  
站了幾個世紀的墓碑  
還這樣站著  
沒有人在這時死去  
沒有人在這時誕生

霧落的時候  
沉睡的生命都沒有醒來  
石頭擠壓著石頭  
寒冷擠壓著寒冷  
樹就這樣站著  
像它們死去時一樣

霧落的時候  
這裏什麼都沒有發生  
墓穴暢開著它的腹腔  
冬眠的衣服躺在那裏  
像上個世紀一樣地躺在那裏

霧落的時候  
水都停了下來  
霧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  
那麼蒼白

### 子夜的酒吧

在子夜走進一間酒吧  
侍者的衣服是紅色的，眉毛也是  
他的聲音低得只能讓一個人聽到  
他為你斟滿一杯酒

## ■包苞

### 在街上

那個穿羊皮坎肩的人  
站在街口打鼓  
一下、一下，又一下  
三尺浮土中  
他古銅色的臉上堆積厚厚的陽光

我感到疼，是那麼難捨  
我感到風小小的拳頭  
漸漸舒展

鼓聲一圈推著一圈  
在陽光中捧上來  
一朵朵時間的牡丹  
2009年寄自甘肅天水

你可以在那紅色的液體中看到他的眼睛  
你無法猜出他的年齡  
在佈滿刀痕的臉上，歲月細如利刃  
他可能已有一百歲，或者更老  
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杯口朝下  
他說他可以阻止液體流出  
然後他就只剩下了一張背影，像圖片  
在更昏暗的角落中翻轉  
這是子夜的酒吧，只有一個侍者  
他讓我想起那些死去的人  
憂鬱，孤獨，喜歡一個人說話  
他也可以讓我想起一些更深的夜晚  
在夢境與夢境交接處游動的時間  
以及，那些在鏡子中不停變幻的面孔  
這是子夜的酒吧  
在昏暗的世界中  
侍者的衣服是紅色的，眉毛也是  
他讓我想起一些人  
卻無法說出他們的名字

2009年寄自北京

## ■世賓

### 地球就是我們的家

黃色、白色、黑色、棕色，所有的人種  
都是兄弟。如果想換一色皮膚  
請到美容院洗洗，這就是  
我們的生活：最遠的地方  
不是國家的邊疆，也不是地球的邊緣  
有人的地方，都是自己的家

我們不知道政治，而經濟  
向我們顯示著巨大的力量  
它創造了秩序、競爭  
任何資訊都是人類共用的財富  
所有的網頁都敞開，就像  
敞開自己的家門，如果喜歡  
儘管COPY，把它送給每個需要的人  
雙足能抵達的地方  
都可以看一看，或者就坐在辦公室裏  
用你的視屏去遨遊  
沒有人限制別人的愛和憎  
沒有人可以取消別人的自由  
疆域不在邊防軍的手裏  
而是想像力被束縛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政治，我們與所有人  
在一起：收集資料、製作模型  
或者讓收割機駛過成熟了的稻田  
我們用勞動傳遞著快樂  
地球就是我們的家  
我們把遇見的每一個人視為兄弟  
在虛擬或者真實的空間裏

2009年寄自廣州

## ■ 陳銘華

### 毋忘我

年年四月  
眾花吱吱喳喳  
故事總無法說完  
唯獨玫瑰 依舊  
在炮彈裡開花  
我只好選擇了遺忘

2010年西貢湮沒35週年

### 唯心論

沒有了貧下半身的努力勃起  
又豈能顯出英明領導的  
大好頭顱

2010年5月29日天柱山下

### 中山陵

“同志仍需努力！”天空灑落一  
陣雨花，一眾大小樹木無語。像  
十二年前一樣，我又默默地從他  
們中間拾級而上

孫權墓已不可考，朱元璋就住在  
不遠處；江東精靈，六朝雲煙正  
慢慢聚攏……“江山如此多嬌！  
”可惜相機鏡頭太小，僅裝得下  
“民族”那框風景。而雨更綿密  
了，我快步拾級而回，心情不特  
別的好，其實也不壞

2010年6月8日南京

## ■ 落霞飛天

### 愛的哀章

雨水：吹糖人

我只是央他吹得大些，再大些  
要儘量胖胖的老鼠，抱石榴滿懷  
溫度還低呢；快地吹呵  
鼓足氣喲！這位大哥  
老鼠也趕著減肥的年代  
物資豐裕。但我的感情  
還矜持而保守

雨在我的傘外滴答滴答  
我害怕它們碎，摟了在胸前  
堅硬的小尾巴吱吱叫疼  
呵！小可愛：)  
我送你到，春寒凍不著的地方  
他的懷中

於相扣的手指裏取暖  
我們都忘記了往昔的疼

### 清 明

折柳而行  
幽思不已  
幾日來飯肴失味  
卻是為新添的懷念  
為那鄉的長親，撫養的恩育  
於是和你分擔  
莫念，要比距離更遠哪---

像飛舞的絮蕊了  
這個傍晚的基調  
因西天絢爛的晚霞  
我便记住了你握緊的哀傷  
如斯，如時  
如那瓶鹿邑大麪

而默默無言的不只你我  
湮沒于時光河水中的  
斷腸鄉愁 那樣直達人心

## 雙語作品

## ■ 非馬

### 瓦礫下的天空

——給2010年海地震災中  
獲救的嬰兒

天空蔚藍  
高高在上  
冷漠而無情

瓦礫下  
用骨肉親情  
為你撐起的  
小小天空  
只有幾寸的空間  
卻溫暖安全  
永遠不會崩塌

### The Sky Under The Rubble

——for a baby rescued in the  
2010 earthquake in Haiti

The blue sky  
high and remote  
is sternly cold

Yet under the rubble  
the little sky created  
by the bodies of your parents  
warm and safe  
never collapses

### 遲到的悼歌

——為汶川地震中喪生的  
學生們而寫

早在他們打下不穩固的地基  
架上偷工減料的屋樑

粉刷搖搖欲倒的牆壁的時候  
我們就該為你們唱悼歌的

而我們卻都保持緘默  
直到地震無情的怪手  
一下子把校舍推毀  
將你們活埋  
才來呼天搶地  
唱遲到的悼歌

## A Belated Dirge

—for the students who  
perished in recent earthquakes in  
Wenchuan, China

We should have sung the dirge for you  
when they put down the shaky  
foundation  
propped up shoddy beams  
and whitewashed flimsy walls

Yet for years we all kept silent  
until the earthquake struck  
burying you alive

Now all we can do is wail  
and sing a belated dirge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洛爾加 詩兩首

◎馮冬 譯

## 古巴黑人之歌

月亮剛升起，我就去聖地牙哥，古巴，  
我要去聖地牙哥  
乘著黑色的水馬車。  
我要去聖地牙哥。  
茅草屋頂將歌唱。  
我要去聖地牙哥。  
當棕櫚樹想變成鶴，  
我就去聖地牙哥。  
當香蕉樹想變成水母，  
我就去聖地牙哥。  
我要去聖地牙哥  
帶著方塞卡棕色的頭髮。  
我要去聖地牙哥。  
帶著羅密歐和茱麗葉的玫瑰  
我要去聖地牙哥。  
紙的大海和銀幣。  
我要去聖地牙哥。  
噢，古巴，噢，乾燥的種子的節奏！  
我要去聖地牙哥。  
噢，火熱的腰身，噢，木頭的水滴！  
鮮活的樹幹的豎琴。鱷魚。盛開的煙草！  
我要去聖地牙哥。  
我一直說我要去聖地牙哥  
乘著黑色的水馬車。  
我要去聖地牙哥。  
輪子上的風和酒，  
我要去聖地牙哥。  
我黑暗中的珊瑚，  
我要去聖地牙哥。  
被沙淹死的大海，  
我要去聖地牙哥。  
白色的熱度，腐爛的水果，  
我要去聖地牙哥。  
噢，像牛一樣冷靜的甘蔗！  
噢，古巴！噢，歎息與泥土的弧線！  
我要去聖地牙哥。

## 小維也納

維也納有十個小女孩，  
有一個肩膀，死亡在上面哭泣，  
有一片森林，全是枯乾的鴿子。  
有一個明日的碎片，  
放在冬霜的博物館裏。  
有一個舞廳，它有一千個窗戶。

哎，哎，哎，哎！  
來跳一曲嘴唇緊閉的華爾滋。

小華爾滋，小華爾滋，小華爾滋，  
它就是死亡，就是白蘭地，  
尾巴伸進了海裏。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愛扶手椅和死亡之書，  
在憂鬱的走廊裏，  
在虹膜的陰暗閣樓裏，  
在我們的月亮床上，  
在海龜夢見的那支舞裏。

哎，哎，哎，哎！  
來跳這曲跳斷了腰的華爾滋。

維也納有四面鏡子，  
你的嘴巴追逐著回聲。  
這兒有一個鋼琴的死亡，  
把男孩漆成了藍色。  
這兒有乞丐在屋頂上。  
這兒有剛剛織就的淚水的花環。

哎，哎，哎，哎！  
來跳這曲死在我懷裏的華爾滋。

因為我愛你，我愛你，我的愛，  
孩子們在閣樓上玩耍，

# 托馬斯·哈代詩 2 首

◎木石心 譯

夢想著匈牙利的古老光輝，  
穿過噪音和溫暖的午後，  
穿過你額頭的黑暗的沉默，  
看見了羊群和雪白的蝴蝶花。

哎，哎，哎，哎！

來跳這曲“我永遠愛你”的華爾滋。

在維也納我將和你跳舞，  
我將穿上小溪的裝束。  
看！風信子開滿我的兩岸。  
我將把我的嘴唇留在你的腿間，  
把靈魂留在照片和百合花裏，  
留在你腳步的深色波浪裏，  
我的愛，我的愛，我不得不告別  
小提琴、墳墓和跳著華爾滋的絲帶。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我不必離去

我不必離去  
我知須得穿越風雨  
方能到達她等候我的地方  
她會等我，就在那裏  
直至天色放晴  
我與同行友人分離

當我終於能夠少許  
懂得這個世界  
當事情不再如此  
令人精疲力盡  
那便讓颯颯作響的樺樹  
告訴我的愛人  
我將再次來到她的身旁

如果有一天  
當所有人舉手稱賀  
我卻依舊遲遲未至  
（儘管適宜的閑適能  
讓人心情愉悅）  
我的愛人  
她可卻會因等待而  
蹙眉發怒

不管因何緣故  
將我斥責  
也不要問我  
為何耽誤至今  
噢，不！  
煩惱之事將擾亂我的安寧  
新的戀人也將會把我激怒  
她卻從不會將我責罵一句  
縱使獨自柔腸百結  
黯然神傷

## 風雨人生路

他們唱著最愛的歌曲  
他，她，他們大家，聽吧  
高音部，次中音，還有低音  
一一演奏起來了  
燭光柔和地點亮每一張臉龐  
啊，歲月呵歲月！  
枯枝落葉是如何深陷於繁林中呢？

他們清理著潮濕的青苔  
無論老少——啊  
小徑已經變得整潔  
花園也一片快樂豔麗  
再修建一個涼蔭處的座席吧  
那些歲月呵歲月  
看吧，白色的鳥兒雙翅劃過風暴

他們已盡情地享用過早餐  
男男女女  
就在夏天的大樹下  
遠眺著遠處的海灣  
小寵物還親昵地依偎在膝間  
那些歲月呵歲月  
凋零萎謝了的玫瑰從牆間滑落

他們搬去了一間新的房子  
他，她，他們大家  
鐘表，地毯，還有桌椅  
長長的一天呆在草坪上  
最明亮的事物是屬於他們的  
那些歲月呵歲月  
雨滴切開天幕，刻印下他們的名字

2010年寄自香港

## ——評北島答記者問

詩作被譯成三十餘種文字，一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多次受頒國際文學獎，曾先後於美國加大兩分校及斯坦福大學講授詩文，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當代著名詩人北島（趙振開），在2009年歲末又得到中國大陸設立的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由夫人甘琦女士代為領獎，並代表北島宣讀一篇演講，算是得獎感言。事後，北島還在就此次得獎答記者問時暢談1949年以迄於今這六十年的漢語詩狀況。

北島說：“回顧人類歷史，宗教與革命帶來太多血腥的記憶，在這一意義上，詩歌是‘另一種聲音’。談到1949年以來的這六十年，真正可以稱作‘另一種聲音’的是始於上世紀的中國地下詩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並產生巨大的影響。”

與之對談的記者顯然持反面意見，於是問道：“四十年前的詩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否，既是起點，但沒走幾步就已經是終點了？這是不是您這輩詩人始料未及的？”

北島反駁道：“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面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種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面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他們。’”

1969年是中國大陸地區1966屆、1967屆、1968屆這三屆的數以萬計中、小學畢業生，即知識青年（簡稱知青），響應政府號召上山下鄉在農村正式落戶的起始年份。這一年也是一些下了鄉上了山的知青在農村生活時從事文學創作的起始年份。由於作者是知青，他們的文學創作，主要是小說和詩，統被稱為

“知青文學”。北島留城而未下鄉，但也是那時湧現出來的詩人，故以1969年作為開端，份屬知青詩，別稱“地下詩歌”。其實，訪談雙方不必在意起點終點，因為北島口中的“革命”本不夠資格做詩的變革。古今中外的詩界革命無一不是指稱一種主義的誕生，並引導著詩的征程。發軔於1969年的知青詩，沒有團體、沒有刊物、沒有流派、沒有詩法——散珠無串，勞作之餘，各自在或明或暗的燈光下俯首低吟。“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流傳由手鈔油印轉為投寄官辦的報章雜誌，漸漸受到文壇的注意。這些作品幾乎都是偏重使用隱喻的抒情詩，內容不外情不及邦國大計的小擺設，而況且，言事閃爍，意境朦朧，與同時復出的，1949年以來獨霸中國大陸詩壇，“開口見喉嚨”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八股詩，一曲一直，涇渭分明。官方評論界名之曰：朦朧詩。

命名朦朧詩充份證明，中宣部絕未視其為異軍突起，欲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爭奪詩壇主導權，而是把它看作改革開放時代應運而生的詩風，作為文化開放的標誌，還有大量介紹台、港文學，翻譯西方現代的和當代的文學；這好似唇膏一樣，及時點綴著初癒的素面。

1978年北島和芒克在北京創辦純文學雜誌《今天》，從官方手裡拿到私辦雜誌的許可證——不管能辦多久——這越發證明當局對朦朧詩放一萬個心，或者說，簽發開辦同仁雜誌許可證的黨組負責人絕對相信申請者的保證：《今天》絕不會變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另一種聲音。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走門路在八十年代初拿到許可證，自營自銷，辦不了兩期就煞了尾，欠下巨額債務。

1989年以來，朦朧詩重鎮北島、顧城先後出了國，舒婷已溶入主流。文藝更寬鬆的九十年代，朦朧詩反而日見式微，可惜它始終沒有朦朧出一個詩派。我不同意北島的“市場經濟威脅論”。歸

根結蒂，詩人的詩興減退了，如果不是江郎才盡的話。倘使文思泉湧，神仙萬難阻擋，一旦受孕，即使窮到食不裹腹，如期也要臨盆。用北島自己的話說，詩“純屬個人的想像，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強制性與侵略性。”

香港中文大學詩學教授北島斷不該忽略掉而他竟視而不見，談到1949年以來的這六十年，真正可以稱作“另一種聲音”的是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台灣興起的現代詩運動，氣貫長虹、流派纷呈、人才輩出、影響深遠。

新詩的發展過程是從胡適所倡導的“白話詩”經由新月派的“格律詩”，而發展到現代派（因1932年在上海創刊的《現代》雜誌而得名，以戴望舒為首，追隨者有路易士等人）的“自由詩”。戴望舒《詩論雜札》寫道：“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而“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為畸形的。”他的革新理論很快成為詩壇的共識。於是“在北方，一向寫慣了格律詩的青年人，如陳夢家、卞之琳、曹葆華等後期新月派，也都紛紛打破了格律的束縛，而試著改寫不押韻的自由詩了。”（《紀弦回憶錄》）1936年10月《新詩》月刊創刊。這是新詩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南方詩派（現代派詩人群）和北方詩派（後期新月派和保守的大學教授們）大聯合。《新詩》出刊未久，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國新詩走向現代化的努力阻斷於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

1948年11月29日紀弦（路易士）由上海來到台灣。1953年，他用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獨資創辦《現代詩》季刊。他深知唯有建立一支堅強的詩人隊伍，才能開闢詩的天地。他一面編刊物、寫詩，一面寫關於詩的理論文章，意圖創立“新現代主義”，亦稱“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畫家羅青的〈論白話詩〉一文說：“新詩現代化運動經紀弦提出後，便如火如荼的在台灣展開。《現代詩》季刊與‘現代派’，幾乎網羅了大部份當時詩壇的重要詩人，如方思、李莎

、鄭愁予、吳瀛濤、蓉子、楊喚、辛鬱、墨人、葉泥、彭邦楨、羅門、痾弦、林冷、周夢蝶、羅馬（商禽）、薛柏谷、黃荷生、林亨泰、白萩、季紅、秀陶、張拓蕪、洛夫、尉天聰、張秀亞、羊令野、梅新、楚戈、馬朗——等人，聲勢浩大、波瀾壯闊，使當時的文壇為之側目，並且還和藍星詩社打了一場筆戰。筆戰過後，年輕的一代，漸漸接受了這個名詞，並視為當然。於是，‘現代詩’便取代‘新詩’成為正統。”不久，整個詩壇都現代化了。藍星詩社主將覃子豪、余光中，也寫現代詩，或成為現代主義者了。

台灣的現代詩運動已經完成新詩的現代化——漢語詩轉型。可是，北島在答記者問中另有一番議論：“我想有必要把我在‘中坤詩歌獎’獲獎感言中的這段話引全，以免產生歧義：‘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有往前走，儘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關於漢語的現代轉型，這是個大話題，在這裡我只能簡單說說。首先應該承認，現代漢語還是一種年輕的語言，遠沒有達到古漢語的成熟程度。放在世界橫的座標軸上也是如此，比如用英語做參照。現代英語的轉型可以說是從莎士比亞開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年了。我坐飛機經常隨手抓一本英文間諜或偵探小說消磨時間，不管水平如何，你得承認，文字都還過得去，至少不會做成什麼閱讀障礙。反過來你去看看當今的中文小說，不用說暢銷書，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小說家的作品，幾乎都難以卒讀。在我看來，一種語言的成熟取決於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規範化，二是試驗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就像舞蹈中重心與擺動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活在今天的漢語作家與詩人是有福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再生的機緣’。”

舉世周知，當今，根本不存在漢語向成熟過渡的現代轉型。一種語言的成熟與否取決於表現力的豐富程度、精細程度和準確程度。除非特殊場合規定必須使用規範漢語，你不能禁止別人說方言

和寫文言文，所以規範化不能列為語言成熟的標誌，不過政府可以提倡語言文 規範化，執筆為文也可以此自 律。至於語言的試驗性，一定指為了描寫或言談的需要而創用的新詞句新說法，這是不斷發生的語言變化，自然而然形成的呼吸吐納興廢移轉，有機體常態。

所謂“古漢語”是指秦代以前的口語。先秦的著作，言、文一致，是用當時流行的口語寫成。此後歷代作文，採用先秦口語做為書面語言，以先秦之文為師，言與文嚴重脫節。我們只能從古代的白話文學窺知漢民族口頭語言的巨變。北島既知古漢語成熟，那麼，由成熟的古漢語演進而成的現代漢語反倒青澀起來，豈非咄咄怪事！現代漢語前身，紅樓夢所使用的清雍乾時期的口語，對比先秦口語寫下的尚書、左傳，見出成熟的漢語表現力與時俱進。

台灣現代詩的藝術實踐充滿前衛的試驗性。創造激發美感的純形式的想像力炫示妙相，如百花爭妍。洛夫、商禽的詩藝出神入化。痾弦的長吟〈深淵〉直迫艾略特〈荒原〉。台灣的女詩人尤其出色，蓉子、羅英、席慕容……，巾幗不讓鬚眉。以台灣現代詩為代表的漢語詩傲然挺立於世界文學之林，光耀“詩國”的古老稱號。

誠然，詩不能當飯吃，不能用來付社會福利金，可是詩，力能造福子孫萬代。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原來，詩修內範，禮修外規，以期言行并美。詩是中華民族文化之魂。北島愛詩心切，不免有些杞憂，他希望詩在物慾橫流的金錢社會裡倖存下去。詩永遠不會消亡。“哪裡有貧乏，哪裡就有詩性。”詩心人性，渾然一體。命運把詩人投向苦難，選擇賦予詩的品格：屈大夫行吟澤畔，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杜子美賜官不拜枵腹作詩，文天祥歌詠正氣，譚嗣同求仁得仁。

詩復現柏拉圖的理想國，詩甘當美猴王的老君爐；宿命、再生並存，秋水、長天一色。

# 寫詩不可

## 亂套

◎向明

### 一首“文創”詩的置疑

五四時代的新月派詩人聞一多，有感於當時的白話詩，寫得太隨便，主張詩仍應有一種韻律與形式，以維護詩所應有的秩序，不讓詩人隨意亂來。他認為詩應該具有三種美感，即一要有音樂美，詩要有音節；二要有繪畫美，詩要講究詞藻；三要有建築美，詩當具有“節”的勻稱和“句”的整齊。而且他把這最後的建築美，當作詩的主要特點，他的名詩〈死水〉即依此構想寫成，每段四行，每行九個字。例如：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 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他這種段落及字數整齊的詩，後來被人罵翻，認為是為推翻了舊詩的音和格律復辟，或是換湯不換藥的舊瓶裝新酒。並將這種所謂有建築美的詩，諷刺為“豆腐乾體”，很不為其他寫新詩的人所諒解，誰要是學寫這種詩體的詩，會被視為是一種詩的污點。但聞一多本人對這種自創的新格律，信念非常堅決。有人說這樣的嚴謹格律等如是為創作自由加上一幅腳鐐手銬，聞一多反駁說：“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上鐐銬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他還在有感於當時寫詩的人太隨便，以下棋，打麻將來比喻寫詩必須有規矩的重要。他說：“下棋不能沒有規矩，詩也不能廢除格律。假使你拿起棋子來亂擺一氣，完全不照規矩進行，看你能得到什麼趣味。做詩的趣味也是一樣，假如詩可以不要格律，做詩定比下棋，打麻將還容易，難怪這年頭寫詩的比雨後長出的春筍還多。”

聞一多主張的詩的規矩論，聞一多自

# 非馬 〈醉漢〉 詩賞析 ◎冰花

創的格律詩，近百年後的今天，詩仍是沒有規矩的在寫。至於他那被罵的“豆腐乾體詩”，更是連提都沒有人會提及。現在更新鮮，沒有按照規矩寫出的詩，還會被視為具有新意，作樣板看待，會鐫刻在重要的場所，及大報媒體版面予以表揚。就看以〈剪刀〉為題的那首詩吧：

狠狠，刺穿一切  
包括  
剛升起的晨曦

有一批自稱不成熟的青木瓜們訪問我說，他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沒把那短短的三行十四個字，看出可算一首詩的道理來。他們不懂一把短小的“剪刀”，憑什麼要“狠狠的”刺穿一切，而且包括“剛升起”的“晨曦”。凡事都有因果關係，這樣一個“狠狠”的行動總該有它的動機吧？而且對剛升起的大而無外的晨曦也有敵意呵，晨曦是一種充滿希望的美景，也要刺穿，“代誌”應該是很大條的，大概是在暗示什麼吧。我對他們說當然詩也可以寫得“無理而趣”，但他們問，這三行十四個字所寫出的趣味在那裡呢？到底暗示什麼？我們看不但無理，無趣，更是“無稽”，且不完整，簡直亂了套。你們這些顯赫的大詩人呵！請你給我們這些青木瓜們，指點迷津吧！我只有啞口以對，因為我實在也看不出創意在那裡，和他們一樣滿頭霧水。我從來也不敢自認為大詩人，也和他們一樣，只是一個永遠成熟不了的青木瓜呵！

附註：“代誌大條”是台語，意即“情況嚴重”。

（今天看到《詩生活》網刊，詩人李笠在其專欄所寫“這是詩嗎？”的大哉問，不免想到我也早有此一問，祇是此文寫好已近三個月不敢拿出來，現趁此機會湊個熱鬧，請大家也來評評理，也好給那些青木瓜們有個交代。）

2010/6/6 台北

自古至今，寫鄉愁的詩很多，從李白的〈靜夜思〉到余光中的〈鄉愁〉，都是思鄉遊子最好的精神食糧。李白的〈靜夜思〉給人以景色的美感，讀後會讓人讚嘆詩人的才華，但並沒有引起太深的共鳴和感動；余光中的〈鄉愁〉給人以形象的美感，也多少讓人有所感動，但因受寫實、地域、和歷史背景的局限，略顯缺少點張力。而非馬的〈醉漢〉除了美感外，給人更多的是心靈的衝擊和震撼。如果說余光中的〈鄉愁〉是台灣同胞及全體中國人共有的思鄉曲，那麼非馬的〈醉漢〉則是無國界疆界的全球華人和人類共同的思鄉曲。

家鄉是什麼，是你的出生地，是兒時住過的小屋，是童年常去玩的小河邊，是媽媽和奶奶做的可口飯菜，是犯錯時爸爸的責罰。鄉愁又是什麼？是身在外夜夜深人靜時徹骨的思念，是節假日不能回去與親人團聚的孤獨，是歲月的艱辛和苦澀無人或無處可訴，是在域外生存碰到艱難卻不能流淚更不能倒下，是做夢和喝醉了都想回到媽媽的身邊……

而非馬的〈醉漢〉便很到位、深刻而完整地抒發了這種鄉愁情懷。讓我們來看看這首詩：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回蕩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 The Home Sick Drunk

He has walked a short alley  
into a tortuous  
writhing intestine  
of ten thousand miles

One step left  
ten years  
one step right  
ten years  
O mother  
I am struggling  
toward  
you

短短的一生，卻千回百轉，人生之路曲折多艱，如萬里回腸回蕩著愁緒。遊子在外“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卻時時想念著生養自己的白髮蒼蒼的母親。母親啊，您的兒子在外努力做事踏實做人，等忙完了手頭的事就回來看您：“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

這首發自遊子心靈的形象而生動的呼喚，感動了不同膚色、種族和國家地域的讀者。親情的血濃於水，愛家愛國的普通又高潔的情操盡在詩中。四十個字所包涵的濃濃思鄉情結讓每位遊子為之震撼，過日後就終生難忘。深沉凝煉難以言表的遊子經歷是詩人賦予此詩意境美與內在美的生命。同時，這詩也凝集了造形與韻律的外在美，堪稱鄉愁詩中的絕代佳人，是鄉愁詩的巔峰之作與經典極品。它屬於世界的文化精髓。

人們常說好詩如好酒。而這首題為〈醉漢〉的詩表面上看發於酒止於醉，散發著濃濃的酒香和醉意，卻教人醉更教人醒，字字句句深深地刺痛了遊子的心。此詩的標題領軍了整首詩，這也是非馬善於把題目做為詩的重要部分的一個好例子。

非馬這首〈醉漢〉讓我們更體悟到非馬飛得有多高多遠。這首〈醉漢〉穿越了時空和地域，永遠撫慰著離鄉背井的遊子，永遠在人們的心靈天空上翱翔。

——即筆於“非馬作品研討會”

# 《馬立鞭詩論精粹兩百題》讀後

◎毛翰

2009年12月，《馬立鞭詩論精粹兩百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這是馬立鞭先生多年從事詩評論，其重要文章的一個選集，一共203篇。

馬立鞭先生的詩評論，秉承中國歷代詩話詞話的優良傳統，文章皆要言不煩，一語中的，言之有物，在空洞長文成為流弊的今天，可謂獨樹一幟。這也應該是馬立鞭先生的自覺追求，他在此書〈後記〉中寫道：“本書的出版，從另一個角度說，也就權作是對文章應盡可能寫得‘短些，更短些！’的一種宣導吧。”

就詩的一些理論問題，馬立鞭先生往往高屋建瓴，更體察入微，以其真知卓見，成就一家之言。例如，關於什麼是詩，馬立鞭先生的〈廣義的詩與狹義的詩〉之論就相當精闢，他說：“廣言之，詩就不妨定義為‘精緻的語言’或‘美的抒情’。顯然，這樣說，詩的指稱範圍就比較寬泛。但若給詩下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定義，亦即從狹義上言之，那麼，試以七字概括，詩的定義性說明就只能是：‘空靈的意象鑄造’。”（原載臺灣《葡萄園》詩刊2005年秋季號）

馬立鞭先生的詩評，有見識，有堅持，不偏頗，不流俗。例如，先生關注微型詩，出版過《中國當代絕妙微型小詩點評》等，還有好幾篇專文探討微型詩，如〈微型詩的虛與實〉一文寫道：“明唐志契《繪事微言》云：‘小幅宜用虛，愈虛愈妙。’清詩人兼畫家方薰《山靜居畫論》云：‘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即在虛實之間。’說的都是畫，顯然對小幅見大千的微型詩寫作，也同樣適用。”“在三行為限的微型詩裏，言意象鑄造似更貼切，更有分寸。特別是獨行詩，說它有深邃的意境創造終覺牽強。”

為此，國內一些專事微型詩創作的詩人及社團便引以為知己，希望馬立鞭先生做微型詩的理論代言人，馬立鞭先生卻尖銳地指出：“事物既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而且有時其長處從另一面看又正好是它的短處所在，微型詩也不例外。所以，若但知所長，不知所短，也

會陷入盲目性。”關於微型詩的短處，亦即其局限性，馬立鞭先生認為有三，“一曰先天單薄，難以表現波瀾壯闊的題材。”“二曰難興一波三折之勢，收盪氣迴腸之效。”“三曰入妙極難……既無韻律依傍，又無可資曲折迴旋的時空。”（〈微型詩的局限性〉，原載《寫作》1999年7月號）對於癡迷微型詩的人們，這瓢冷水澆來，也許可以使其清醒一點。

因為常以中國古代文論、詩論、畫論中的精闢論述和古人的經典作品為參照，聯繫今日詩壇創作實際，議論是非得失，馬立鞭詩論常能給人以意想不到的啟迪。

關於詩風格，其〈避免單調〉一文指出：“在筆墨情趣上，以巧為巧，或者以剛為剛，就不若‘巧拙相濟’與‘剛柔相濟’。溫庭筠詞以豔麗著稱，辛棄疾詞以豪放見長。然而，這兩位著名詞家作品的尤為膾炙人口者，都不是以豔麗表豔麗和以豪語抒豪情之作。相反，卻往往屬於那些以‘淡語’‘淺語’寄託豔情和以極嫵媚之語抒極豪放之情之作。”（原載《詩刊》1990年3月號）這裏便體現著馬立鞭先生的藝術辯證法。

關於創作方法，其〈詩與錯覺〉一文寫道：“不獨借代修辭的入妙運用往往基於錯覺把握，它如為詩家常用的比喻、擬人、誇張、通感修辭的絕佳者，也不莫於此。前述‘不搖香已亂’的以‘香’代‘花’，就有視覺轉嗅覺的特點。即是說，它實際上已兼具借代與通感的雙重魅力。宋惠洪為詩下的定義性說明是：‘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其實，詩的妙觀也好，逸想也好，從現代心理學觀點看，多半也出自錯覺把握。”（原載《重慶日報》1995年12月18日）似這般精彩之論，在先生那裏比比皆是，可謂妙語連珠。

關於詩的韻味，馬立鞭先生認為，自劉勰《文心雕龍》以來，詩界對韻味的理解，已由表及裏，逐漸深化，“韻味是詩至高的神韻氣質追求，唯有美極的詩方能得之，非獨指詩的聲律之美。”他以一首題為〈野餐〉的小詩為例，“

不在乎吃什麼美味／只是／嚼一嚼陽光”，指出其寥寥三行，無韻律可尋，卻韻味十足。（〈詩的韻味〉，原載《貴陽晚報》1996年3月7日）

當“通感”成為詩壇時尚的時候，馬立鞭先生發表詩評〈通感不是亂感〉，指出：“有人曾把諸種感覺胡亂加以拼湊，如：‘那老頭烏黑地一吼，小女孩發出鸚哥綠的哭聲。’這，自然只能說是開玩笑，是對曲解者的一種揶揄。”

“通感的感覺轉移，其實不能脫離作品的大語境。說到底，它乃是具體情境下巧妙聯想的產兒。”（原載1989年7月《詩刊》）詩壇如不聞這般快人快語，一種時尚怕是很快就會成為時弊了。

馬立鞭先生畢生致力於詩的藝術規律探索，其談詩論藝的文章，共有100多萬字，散見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詩刊》《星星》《讀書》《寫作》《閱讀與寫作》《名作欣賞》《藝術世界》及臺灣《葡萄園》等幾十家報刊。此前出版的著作有《詩藝零談》《馬立鞭詩論精粹》《詩學隨筆自選集》等七種。曾獲建國四十周年重慶文學獎，臺灣《葡萄園》詩刊四十周年紀念評論獎。

據我的閱讀記憶，《馬立鞭詩論精粹兩百題》之外，先生的重要詩論文章應該還有一些，可能由於篇幅的緣故，未能收入，這不免有遺珠之憾。例如《山花》1982年12期發表的馬立鞭〈也談蒙太奇的老祖宗〉，該文指出：電影蒙太奇的老祖宗應該到“中外詩歌比方我國的古典詩詞裏去尋找”，認為蒙太奇是“詩歌藝術向電影的‘輸入’”。這個論點就很有創意，《山花》1983年第5期還發表了一篇與之商榷的署名文章。

還有，美國《新大陸詩雙月刊》2008年4月出版的105期發表的馬立鞭先生的長文〈論意象思維——新詩創作中一個亟待解決的認識問題〉，試圖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詩要用形象思維”的說法，指出“形象”一詞乃同義或近義組合，意象論的提出，才揭示了詩的基本結構的雙層性質，即內意與外象的妙合。

2010-4-17

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詩人——沃茲涅先斯基（Andrey Andreyevich Voznesensky, 1933-2010）出生在莫斯科一個科學家的家庭裡，太公為東正教祭司。他可能是最傑出的蘇維埃先鋒派詩人和作家之一，和葉甫圖申科一起是受到俄國青年崇拜的兩個偶像。他在極有教養和一老於世故的家族中長大，青年時仰慕兩個歐美偉大的建築師——美國的賴特（Frank L. Wright）和居法的瑞士人勒·柯比西爾（Le Corbusier），也對好萊塢明星夢露極為仰慕。沃在1957年畢業於建築學院，可是作為帕斯捷爾納克、馬雅可夫斯基和茨維塔耶娃的信徒，畢業後馬上寫作發表於翌年，以一個革新式的超現實主義者，向所有公認的詩作形式挑戰。他從帕氏學到的技巧和在帕氏的鼓勵下寫成的詩作令讀者大為吃驚，並在以後數年中成為俄國青年詩人的榜樣及導師。

詩人向來在俄國是被重視的社會階層，五十年代末至後斯大林時代，蘇聯詩人興起了生機勃勃的文藝復興，朗誦會流行，每次聽眾多達數千，在街頭或體育館，沃氏和葉氏兩大詩人及葉氏的妻子阿赫瑪杜林娜一起成了詩壇明星。

蘇維埃官方一向是反對現代文學的，尤其是在1963年，認為他們從事過份實驗性風格，遭到當權人士譴責，他們和其他脫離官方所認同方式的詩人受到官方長期的批判。他們在《真理報》公開認錯後，才重新得到一些原諒。沃茲涅先斯基的批判主要爭取藝術自由而不問政治，但涉及受拘束的精神。

沃氏早期的重要作品有《大師》（*Mastera*, 1959）、《鑲嵌工藝》（*Mozaika*, 1960）、《三角梨》和《拋物線》（1961）等詩集，都是以大膽的形式，把激憤與智慧用詞揉在一起，使讀者吃驚：“命運像一枚火箭，射出後呈拋物線狀；它通常處在黑暗之中，很少凌

駕在彩虹之上……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求自己的真理。蠕蟲穿過縫隙，人則沿拋物線；藝術、愛情、歷史都在拋物線的軌道上飛行。”以上說明沃氏是一個受了美國的高速實用主義的影響，崇拜動力的速度，他並說詩是沒有極限的，創作永遠是開始。他寫道：“我在新大陸發現了幾個美國，還有我自己和我的塑像、我的煉金術的器皿與一個氛的蒸溜器。”

沃茲涅先斯基在俄羅斯的一個古老城市弗拉基米爾（Vladimir）度過童年，1941年移居烏拉爾山區的庫爾幹（Kurgan），他的工程師父親參加列寧格勒的撤退工作，在過度戰爭中的心靈影響反映他的詩作中。他還保存著父親給他的一幅弋雅描寫戰爭的畫作複印。沃氏用一系列有力的隱喻在他有名的一首詩〈弋雅〉（*Goya*）表達了戰爭的恐怖與殘酷。

《阿喀琉斯之心》（*Archilles' Heart*, 1963）和《自畫像》（*Self Portrait*）是描繪詩人自己在被受蘇維埃的批判時的痛苦與憤怒。沃茲涅先斯基是個渴望自由的鬥士，在1978年寫的《誘惑》和1974年寫的《把鳥兒放走》，這個隱喻也是中國海外詩人非馬用來描繪海外華人在居人籬下的生活對“自由”的看法。

走過了黃金時代，革命後的白銀時代，俄人離鄉背井，移居世界各國，在這股巨大的人潮中，也有大批詩人和知識份子，在文化上影響了世界。突出的有納鮑科夫、蒲寧、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茨維塔耶娃、庫普林等。特別是音樂家，有斯特拉文斯基和拉赫曼尼諾夫，他們抱著青銅騎士的精神，高舉科學和原子時代的興趣如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及勃羅德斯基。就他被加上懶漢和寄生蟲，被給予卡夫卡式的判決。那些青銅騎士流亡者間，只有很小一部份是猶太人。在詩人的背後有畫家、芭

蕾舞藝術家如巴魯什尼科夫和巴諾夫。蘇聯解體後，對西方不滿而返俄者有索爾仁尼琴。

1966年，沃茲涅先斯基在美國紐約市朗誦會中迷亂了很多位西方的重量級詩人，贏得了很了不起的形象。羅伯特·布萊說他是一個表演者，真正的現代西伯利亞來的巫師；奧登認為他才是詩人的統帥；深入榮格心理學的羅伯特·洛厄爾說所有沃氏的作品皆是描繪一個永恆的女性 *Anima* 談情說愛 *Eros*。

八十年代的文學注重宗教和神秘主義，皆曾深受沃氏的影響，有托爾斯塔娃的代表作及九十年代俄國讀者對大自然產生濃厚的興趣和更濃厚的個人主義。他的較為晚期的作品有長詩《三角梨》（1962）及《反世界》（*Anti-world*, 1978）、《維索斯基的綽號》（*Epitaph for Vysotsky*, 1981）。沃氏難得發表政治聲明，他只把他個人的革命熱情傾注在研究語言方面，但是他曾在《一首詩的序言》（1967）中猛烈抨擊中國人，並強調保衛西方，免於遭東方侵害俄羅斯。他是個愛國者，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給了他一個好印象，因此他的同行認為他出賣了自己，然而他同情帕斯捷爾納克和猶太人的復國主義。他也不理會赫魯雪夫指他為形式主義者，要他離開俄國的說話。他不支持索爾仁尼琴的行動，也不怪罪於蘇維埃政府，但攻擊納粹黨的殘酷，所以西方對沃氏的態度極不滿意。英國評論家 C·詹姆斯說沃氏是個罪惡的逃避者。

新大陸詩刊是一份在美國創刊，以發表中文現代詩創作為主的同仁性刊物，雖然早於網絡文藝刊物開始蓬勃之前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以電子版形式上網，但基本上仍然是一份傳統的印刷品。像海內外其他的詩刊一樣，她的發行印刷數量不多，讀者有限，但由於我們不預設立場、門戶，採取向全世界愛詩人的開放態度，因此作者和讀者的分佈面卻非常廣泛，除中港台等中文母語的地區外，歐亞澳美等處都有作者和讀者。正因為這種特殊的背景，刊物的取稿標準自有其一貫與眾不同的原則，這些原則在創刊之初，或其他時間都曾有所提及，現趁刊物完成二十年出版之際，編者認為有必要再重提一遍：盡量維持發表有大量來稿的大陸和大陸其他地方包括美國作者一半一半的數量，而當中同仁和年青新作者的來稿都預以優先對待。這樣處理雖有水準參差之短，卻有兼顧各處之長，當然這並不表示符合這種前提的稿件，我們就不分優劣，一概全收。相反的，我們寧可捨棄寫了長時間的作者那些泛泛之作，留更多的機會給有潛力但不太成熟的新人作品。

本刊將於今年十二月推出創刊廿週年特大號，歡迎大家寄來相關作品。感謝詩人蔡克霖及馬蒂爾，本期“金陵16人詩選”及“福清4人詩選”得以順利完成。我們亦歡迎各地詩友代組各種有特式的詩輯，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並下載每期的電子詩刊。

本刊向來不介意佳作一稿兩投，認為不同地域的刊物有不同的讀者。但網刊既無地域限制，故在網上張貼過的作品，請詩友不要再寄來為盼！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 詩訊

台灣散文詩的開山者詩人商禽，於6月27日病逝，享年81歲。“夢或者黎明：商禽文學展暨追思紀念會”則於7月29日在華山創意文化園區舉行，周夢蝶、許博允、鄭愁予、司馬中原、季季、王榮文等上百位藝文界人士齊聚，以詩和音樂為商禽送行。

旅美台灣畫家詩人丁雄泉，台灣詩人秦嶽相繼於今年五月間辭世。而與台灣詩壇及現代詩運動關係密切的韓國詩人許世旭亦已於7月間去世。

芝加哥華裔詩人非馬最近由美國 Publish America 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詩集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在天地之間》。選入《秋窗》裡的45首舊作和99首精選的新作。

新大陸詩刊同仁遠方、冬夢、蔡克霖、陳銘華等聯袂於六月遊罷黃山後，又到了合肥與當地詩歌報主編王明韻等詩人會面，隨後在南京與南京詩人們歡聚。

6月12日第五屆中國常德詩人節隆重舉行，與會詩人王青風，周所同、唐力、洪燭、熊國華、黃禮孩、張慶嶺、馮明德等人倡議設立“昌耀詩歌獎”。

詩人明迪中英雙語詩集《藍月亮，紅月亮》即將於八月間由新大陸詩刊出版。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旻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藍月亮，紅月亮	詩集	明 迪	即將出版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